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第一集

古今名人筆記選

陳幼璞選註



主編者

王雲五 丁毅音 張寄岫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古今名人筆記選

陳幼璞選註

主編者

王雲五 丁毅音 張寄岫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21  
8789  
27

## 導言

### 一

合古今屬於筆記一類的著作觀之，只是一種零星斷片、百貨雜陳的異景。這異景卻大有引誘力，人們差不多都認為這類書籍大可以供消遣——換句話說，大可以供欣賞。

筆記的文字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欣賞，因為凡是比較上品的筆記差不多都具着一種共同的要素——「誠」。「誠」是好文字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寫作者卻往往容易陷入「不誠」寫作者所以容易犯這種毛病，大都由於誤將手段認作目的——為文字而寫文字，忘忽文字是表現內心的一種工具。心中無物而寫出的文字，無論有若何的腔調和架子，絕不能算是好文字。好文字必是「言之有物」的。所謂「誠」就是「言之有物」。筆記文字的價值就在「言之有物」這一點。

我國春秋戰國之際，思想頗能自由發展，故各派學術蔚起，因之產生了不少「言之有物」內

容充實的文字。到了西漢，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思想定於一尊，失去了自由，因之表現思想的文字也就日趨於空疏膚泛一途。王充論衡批評當時的文字說：「偽書俗文多不誠實，」「虛妄之言勝真美，」實在是有感而發。

但思想的桎梏可以拘禁庸衆，而不能拘禁天才，這位東漢的大思想家王充目睹當時思想衰敝，文字「多不誠實，」於是獨抒己見，暢所欲言，著了一部論衡，透澈地糾正當時許多不合理的觀念。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後敍云：

雜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諺，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焉。

論衡這部思想革命的偉著，就是我們的最初的筆記。

筆記是零片地發抒議論或記錄聞見的著作，說到筆記的起源，我們原可追溯到先秦，例如論語爲記孔子及其門弟子言行的書，就是一種筆記。然論語爲諸弟子所雜記及弟子的弟子所繼續增補而成，（諸子的書亦多類此，）不是一人的著作，而我們今日之所謂筆記，不用說，係指一人的著作，不是指多人的輯纂，所以嚴格地說，論語一類的書究不能算是筆記。西漢劉向的說苑新序也

很類似筆記，然說苑新序係採摭羣書，纂錄舊籍而成，不是自抒議論，自記見聞的創作，也不能視爲筆記。論衡是一人的撰作，且談天說地，雅俗共賞，實爲我國筆記之祖。

論衡真不愧爲筆記的開路先鋒！自牠以思想解放的姿態立下了筆記的規模，後世的筆記遂沿着這解放的途徑向前發展，而成了一片自由的園地。

魏晉南北朝時期，駢體文盛行，文字的形式大受束縛，在當時的駢體文中，雖不能說毫無佳作，然就大體言，大都是在形式上講求雕琢粉飾，而內容則貧乏空虛，按之無物，於是又起了解放的要求，我們的筆記名著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遂應運而產生。論衡以質樸勝，世說新語則以雋永勝。質樸是老老实實說出心中要說的話之謂，雋永是老老实實中別有耐人尋味之處之謂。論衡爲筆記奠定了初基，世說新語則爲筆記樹立了一種特殊的風格。

到了唐駢體文依然流行，同時起了反駢體的古文運動。按文筆之分，（文指詩和駢體文，筆指散文）始於六朝，唐代古文運動興起，文筆對立的情形愈顯。然所謂古文，雖然脫去了駢體的形式束縛，卻又另罩上了一重黑霧——道統觀念。自唐而宋，道統觀念愈演愈烈，所謂古文，只能用以

「載道」而不能用作自由表達思想的工具，於是筆記這自由的園地遂因事實的要求而大大地發展。所以筆記到了宋，已屆高度發達之期，當時撰著筆記，成爲士林的風尚，著作層見疊出，有百花爭放之概。自宋以後，歷明而清，筆記不斷地繁滋，達於極盛。綜觀其大體，多半爲打破古文義法，雜採口語之作。其能運用最雋永的語文，隨便寫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或遺聞逸事的，都是筆記的上選。

以上對於筆記發展的經過已述明大概，以下要略述本編的內容。

## 二

清代筆記材料太多，故本編選材以清代爲限名曰「第一編」，清代以上由續編容納之。

本編分爲「雜記」「雜論」「雜考」三大部，爲什麼要這樣編制呢？

考「雜」字之見於目錄，始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中有「雜家」一目，爲九流之一。所謂「雜」是指「合儒墨，兼名法」而言；「兼」與「合」就是「雜取」的意思，立說不能自成一家而雜取之於儒、墨、名、法數家，所以謂之「雜家」。《隋書經籍志說「雜家」：「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也



還是這個意思。

「雜家」的範圍在清代四庫全書中才大大的擴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敘云。

衰周之世，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四庫對於「雜家」雖然也還說是「合儒墨，兼名法」，卻認爲「雜家義廣，無所不包」了。其所定「雜家」的目類，係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分爲「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類，這六類都是「不能成類」的。所謂「不能成類」就是不能獨立自成一類也。

不能併於任何他類之謂，所以都屬之「雜家。」

筆記包羅萬象，頗當得起一個「雜」字，位置於這「不能成類」的六類中，最爲適宜。在遺六類中，「或抒己意，或訂俗譌，或述近聞，或綜古義」的「雜說」，不用說，應屬於筆記了，而「其說大抵兼論經、史、子、集，不可限以一類」（見四庫總目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後敘）的「雜考」及「旁究物理、臚陳纖瑣」的「雜品」，從「雜」這一點上說，也都應屬之筆記的範圍。至若「立說」的雜學，則比較是系統的著作，而「類輯舊文」的雜纂及「合刻諸書」的雜編，則並非一人的創作，所以都不應歸於筆記之列。

筆記的範圍雖廣而雜，然不外記聞見，抒議論，及記讀書考證的所得，四庫子部雜家類的「雜說」、「雜考」、「雜品」三類適與筆記的範圍相當，所以本編選材，就以這三類爲限，而分爲「雜記」、「雜論」、「雜考」三部。「雜記」部包「雜說」類的敘述部分及「雜品」、「雜論」部包「雜說」類的議論部分。「雜考」部包「雜考」類。本編選材的分量，以「雜說」、「雜考」兩類爲主，「雜品」一類，所選最少。

## 凡例

(一)本編取材範圍，已詳敘言，所立「雜記」、「雜論」、「雜考」三部內容，亦已說明。三部外，不更分立篇目，爲便利閱讀計，每部略按性質，別爲三組：

記述之有關文學藝術者隸雜記一；有關史實者隸雜記二；零瑣不一者隸雜記三。

議論之有關文學藝術者隸雜論一；有關品行風化者隸雜論二；有關政治者隸雜論三。

考證之有關經籍者隸雜考一；有關史實者隸雜考二；有關訓詁者隸雜考三。

(二)本編取材以讀者爲主體，力避主觀。所選雖只限於清代，然卷帙浩繁，取捨匪易，燕石自寶，其何能免？

(三)所選大體着重碩學名家，然凡能適宜於讀者，雖其名不彰，甚或不詳姓名者，亦所不捨；反之，立論有悖正確思想者，雖出名家，亦所不錄。

(四)雜考部雖爲考證文字，然所採如小說之來歷、傳說之人物故事以及俗語等之考證，皆甚

饒趣味，其他亦選與中學生常識（國文、史、地等科之常識）相接近者，始採錄之。

（二）本編選材力存作者本來面目，不加刪略，然間有全篇大致可取而稍嫌冗贅或思想欠當，棄之可惜，偶有節削，良非得已。



# 目次

## 雜記一

聶夷中詩

諷刺詩

露筋祠詩

釣臺詩

錢武肅寄夫人書

陸游妻

醋溜魚

橘枝詞

山歌

褚人穫

梁紹壬

陸以湑

梁紹壬

王士禎

清涼道人

梁紹壬

王士禎

梁紹壬

淺語有味

形容失實

墨派濫調

胡瓊番騎圖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

惲壽平渡江圖

王翬十萬圖冊

雁足

鑒別書畫無真識

學畫

王右軍蘭亭序

鄭板橋筆榜

阮葵生

陸以湑

梁紹壬

阮元

阮元

阮元

阮元

黃鈞宰

陳其元

王士禎

清涼道人

葉廷琯

沒字碑

梁紹壬

居奇自誤

王士禎

岳忠武硯

梁紹壬

河工奢侈之風

薛福成

雕工

錢泳

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

毛祥麟

雜記二

不好玩物

梁紹壬

說鬼

黃鈞宰

任公示兒書

褚人穫

鬼誤

鈕琇

洪承疇母

劉獻廷

牀下星光

黃鈞宰

顧母

陸以活

黔粵山洞諸蠻

黃鈞宰

明初文字之禍

趙翼

新年

顧鏡卿

清江浙兩大文字獄

陳康祺

出會

顧鏡卿

雜記三

奏毀淫祠

鈕琇

人心刁詐

錢泳

耶蘇教

王韜

清涼道人

馬戲	王 韜	詩忌正論	梁紹壬
西人戲術	王 韜	作古文	田 雯
拳法	黃鈞宰	繁簡	田 雯
寶石	著者不詳	書地	梁紹壬
亞美利加小鳥	毛祥麟	文章忌假借	趙 翼
物性相制	薛福成	論畫	錢 泳
雜論一	梁章鉅	學書	錢 泳
讀書作詩忌輕率	錢 泳	選毫	錢 泳
作詩立辭宜淺顯	錢 泳	製墨	錢 泳
格律與性靈	納蘭性德	刻碑	錢 泳
論詩	梁紹壬	雜論二	
詩榜門戶		廉恥	顧炎武

顧亭林勗甥語

葉廷琯

為治不在多言

梁章鉅

士大夫晚年之學

顧炎武

橋梁

顧炎武

朋舊名言

葉廷琯

街道

顧炎武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書

葉廷琯

館舍

顧炎武

阮文達公論二通

葉廷琯

人聚

顧炎武

要做就做

錢泳

鑿井

梁章鉅

大才智

錢泳

治水有六梗

錢泳

率由舊章

錢泳

治水必經躬親

錢泳

恩怨分明

錢泳

公督私藏法

錢泳

改嫁

錢泳

雜考一

雜論三

經史子集

趙翼

居要有九病

劉獻廷

永樂大典

錢大昕



四庫全書

徐錫麟

十三經注疏

顧炎武

萬斯同石經考

錢大昕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王士禎

章句集註

趙翼

司馬遷作史年歲

趙翼

班固作史年歲

趙翼

五代史

錢大昕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

梁章鉅

詩文以集名

趙翼

引書必著出處

梁章鉅

題目

趙翼

詩筆

趙翼

四聲不始於沈約

趙翼

百家姓

錢大昕

一捧雪

清涼道人

雜考二

八王之亂

趙翼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趙翼

六出祁山

俞樾

西施隨鴟夷以終

劉獻廷

王嬙

俞樾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趙翼

黃巢李自成

趙翼

宋江万臘

俞樾

批

趙翼

貂蟬

俞樾

鑽

趙翼

喫菜事魔

錢大昕

騾馬驢馬驢馬

趙翼

天師

錢大昕

數目用多筆字

趙翼

江西

梁紹壬

點心

梁紹壬

山東

錢大昕

「攻乎異端」

錢大昕

江南

錢大昕

「和其顏色」

王念孫

四川

顧炎武

「王曰不敢」王曰不能」

王念孫

連枷

趙翼

「翱翔」

王念孫

不倒翁

趙翼

「期期」

王念孫

雜考三

附錄

生口

趙翼

作者事略

# 古今名人筆記選

## 雜記一

聶夷中詩（堅瓠集）

褚人穫

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夷中字坦之咸通○十二年進士爲華陰尉。此詩最有深意。

○唐憲宗年號。

學齋佔俚○誤以『二月無絲，五月無穀』爲解，不知二月將事於蠶，五月正力於農，而賦稅疊征，不得不稱貸於有力者，及絲穀既登，則倍息以償，是未絲而賣，未穀而糶矣。以辭害志，豈說詩者乎？

○警名，宋史繩祖撰。

### 諷刺詩（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峯。」——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

○莊子：「莊周……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身。」

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嗜膚憑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貪饑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 露筋祠詩（冷廬雜識）

陸以活

王阮亭○尙書題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

野風開白蓮。——論者推爲此題絕唱。按米襄陽<sup>①</sup>露筋祠碑云：『神姓蕭，名荷花。』詩不卽、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①卽王士禛見卷末作者事略。②祠在江蘇高郵；米芾露筋祠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爲蚊所嚼，露筋而死。』按祠本祀五代時將路金者，後訛傳傳會，謂之『露筋。』③宋米芾字元章，襄陽人。

### 釣臺詩（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釣臺<sup>①</sup>詩云：『雲臺<sup>②</sup>爭及釣臺高？——此七字最渾成。翻其意者云：『不有雲臺諸將在，釣臺亦在戰爭中。』——佳則佳矣，然此乃駁前詩之詩，非詠釣臺詩也。

①漢嚴子陵垂釣處，遺址在浙江桐廬縣富春山下，瞰富春渚，有東西二臺。②漢武帝平定天下，有功臣二十八人，明帝

永平三年，圖之於南宮雲臺。

范文正<sup>①</sup>詩云：『子爲功名隱，我爲功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不鋪張而景仰之意自見。方正學<sup>②</sup>詩云：『去邪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③糟糠之妻尙如此，貧

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正襟危坐而談，自是第一等議論。

①宋范仲淹謚文正。

②明方孝孺名其書室曰「正學」，故稱方正學。

③初光武聞陰麗華美，悅之，嘆曰：「仕宦當作

執金吾，娶妻當如陰麗華。」後果納之，生明帝，郭后廢，立為后。

至羅泌①詩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年若著漁蓑去，烟水茫茫何處尋。」

雖屬翻陳出新，未免尋瑕索垢。

①宋羅泌字長源。

余最愛唐權文公①詩云：「心靈棲灑元，纓冕猶緇塵，不樂禁中臥，却歸江上村，潛驅東漢風，日

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為得溫柔敦厚之旨，此題絕唱也。

①唐權德輿謚文。

### 錢武肅寄夫人書（香祖筆記）

王士禎

錢武肅王①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②——不過數言，而姿致

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

①五代吳越王錢鏐卒諡武肅。

②蘇軾陌上花詩引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

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

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

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 陸游妻（聽雨軒筆記）

清涼道人

陸放翁①之夫人曰唐琬，與其母爲姑姪，伉儷相得，而不獲於姑，遂至解禱。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遣婢致酒餚，放翁悵然下淚，題釵頭鳳詞一闕於壁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挹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和之，同行至寺前橋上而別。

●宋陸游山陰人，字務觀，詩爲一代大家，亦善詞；范成大帥蜀時，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

唐未幾快快卒。後放翁重過沈園，而園已易主，詞刻石龕於壁間。卍賦詩曰：「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碧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禪龕一炷香。」再過沈園，復題絕句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①土，猶弔遺蹤一泫然！」見劍南集及草堂詩餘。

①山名，卽會稽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

予昔年客紹興，曾至禹迹寺訪之。寺在東郭門內半里許，內祀大禹神像，僅尺餘耳。寺門之東有橋，俗名羅漢橋，橋額橫勒「春波」二字。時與亡友金大兄同行，金固家於此者，予問之，金言：「昔有夫婦二人分別於此，後人遂取其夫所吟詩句以名其橋。」金蓋貨殖人，不知爲放翁事也。予徘徊其地，見落日城頭，風景宛在，所謂「驚鴻照影」者，其爲此處無疑。惟遍尋沈園，則已杳不可得，蓋已歷六百餘年，滄桑變幻久矣，往迹銷沈，可勝浩歎！憮然而返。時乾隆乙酉春二月也。今讀劍南詩集，舊遊



回首，忽忽二十八年，朋儕晨星，感愴者彌日！

### 醋溜魚（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四遠皆知。番禺方橡坪孝廉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鱠，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 橘枝詞（香祖筆記）

王士禎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①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②又荆爲橘枝詞，亡友汪鈍翁（琬）編修亦擬作二首，其一云：『卽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①明楊維禎字廉夫，以詩名。

②宋葉適字正則，世稱水心先生。

### 山歌（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的梳箇盤龍髻，小的梳箇楊爛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

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箇飄零在外頭。」——音調悲惋，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

台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真如古樂府。

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諷葛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讓之以弄璋，牽衣裙，讓之以衣裳，不著地，讓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賅括斯干後二節①詩，甚奇。

①詩小雅斯干末二章。

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鬱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癡語亦有致。

### 淺語有味（茶餘客話）

阮葵生

王文簡士禎酒次戲拈絕句：「灑鯽黃羊，滿玉盤，黃鷄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會記陳文勤世倌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

①胡羊也，唐書回鶻傳：「歸曼斯古堅昆國也，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②晉何曾，性豪奢，日食萬錢，無下箸處。

己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攪菘豆，佐餐少許抹鹽瓜。」

### 形容失實（冷廬雜識）

陸以湑

史傳有形容失實之語，如史記藺相如傳記相如持璧卻立倚柱，則曰「怒髮上衝冠」，趙奢傳記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則曰「屋瓦盡振」，項羽本紀記羽與秦軍戰，則曰「楚兵呼聲動天」，皆描摹傳神之筆，事雖虛而不覺其虛，彌覺其妙——此龍門①筆法所以獨有千古也。晉書王遜傳襲其語而增一句曰：「怒髮衝冠，冠爲之裂。」則近於拙矣。

①謂司馬遷也；漢書司馬遷傳：「遷生龍門。」

### 墨派濫調（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制義①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卽以『墨卷』②爲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弼中彪外」者也。

●八股文也；日知錄云：『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股者對偶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以反正虛實深淺扇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鄉會試取中之原卷，謂之墨卷。

### 胡瓌番騎圖（石渠隨筆）

阮元

胡瓌●「番騎圖」卷：首二人腰弓，騎馬，曲躬作迴風狀；次二女步行牽駝，一紅衣，一綠衣，耳後項下有紅巾圍裹，鼻以下又有白巾橫束，皆避寒也；頭上帽高倍於面，帽上又出一竿，長與冠等；後一奴步行牽一馬；末一人騎一馬，有瘦金書「胡瓌番騎圖」五字。

●後唐人善畫番馬，兼工雜畫。

###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石渠隨筆）

阮元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紙本色澤淳古，山巒重疊，皆用重墨渲染，望之如嵐翠溼滴。王鐸跋云：『重巘溼嵐，侵人眉宇。』——誠然。樓觀、橋、舶，皆用界畫細畫，以此知北宋人筆墨皆極工細，

——尺幅縑紙非數十日莫辦，後人妄稱潑墨，頃刻而成，尙得言畫哉？再以他卷燕家法相較，惟「夏山圖」可擬，餘終無此沈厚洵爲希世之寶。

①又貢一作文季，凡人工畫人物、山水、細碎、清潤，自成一家，有「燕家景致」之稱。②廬山一名匡山，亦名匡廬。③明

崇禎時官至禮部尙書，順治間降清，工書畫。

卷末有蘇軾跋云：「軾通守錢塘日，與言外師遊，借此書逾年，臨去郡，乃題其後歸之，今十六年矣，師云：「字爲人竊去，」復爲書此。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眉山蘇軾。」又題字有「六年夏至日，林希子中、王子淵微之、邵材聖規、梅灝子明、王奧道國、蔡卞元度」同觀。」又有大德丙午商瑄詩一首。

①皆宋人。

按林希卽章淳引爲掌制，極詆元祐。①諸賢陰斥宣仁者，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壻。商瑄詩云「褊衷鼠輩」蓋指林、蔡也。「瑄」卽「瑄」字，元曹州人，樞密副使商挺之子，卷內有「曹南商氏」等印，是卷乃其家所藏也。

①元祐，宋哲宗年號，宣仁，哲宗祖母，太皇太后也；元祐時太皇太后臨朝，用司馬光等舊臣，罷王安石新法，海內稱治，世稱

元祐之政；元祐諸賢，謂同馬光等也。

### 惲壽平渡江圖（石渠隨筆）

阮元

惲壽平①「渡江圖」卷，畫江岸林亭，遠帆已去，蓋為陶心兌贈行之作，筆墨疏老，深厚，不似平時秀穎一派。自識云：「略得黃公望②」「江山圖」遺法。」自題二截云：「別時書札在秋前，到日西風落落蓮；何事怱怱又分手，雨中還喚渡江船。桂花初向半園開，勝會難同對酒杯；夜坐東軒寫秋雨，江聲都自墨池來。」

①名格，清武進人，以字行，晚號南田老人，工畫。②元人，亦名堅，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工畫山水。

### 王翬十萬圖冊（石渠隨筆）

阮元

王翬①「十萬圖」冊：一「萬竿烟雨」、二「萬點青蓮」、三「萬山雲起」、四「萬卷書樓」、五「萬壑爭流」、六「萬松疊翠」、七「萬樹秋聲」、八「萬里晴光」、九「萬峯飛雪」、十「萬橫

香雪」。自識云：「昔倪高士<sup>②</sup>嘗爲陶南村作畫冊十種，皆以「萬」爲名，商邱侯朝宗作文記之。」石谷此識第言圖名緣起，其所作畫則兼取眾家，不專倪法。

<sup>①</sup>清常熟人，字石谷，善畫山水。  
<sup>②</sup>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元無錫人，明初詔之不起，人稱無錫高士，善畫山水。

其「萬卷書樓」一幅，有惲壽平題云：「此圖卽雲林清閼閣也。」「萬橫香雪」一幅，有惲壽平題云：「晴煙春暗采香涇，花外湖光望洞庭，吹遍好風千樹雪，晚來失却萬山青。」予又見惲自畫「萬橫香雪」，亦題此截，題字勁秀，與畫相稱。每見姑蘇僞手作王、惲畫者，必互相題贊，以此例之，真僞自見。

### 雁足（金壺七墨）

黃鈞宰

吾邑邊頤公（壽民）以善畫蘆雁得名，疏脫生動。初學時苦無師承，築室城東蘆葦間，穴窗窺之，食宿飛鳴，各盡其態，故落墨幾於化境。

頤公甥薛懷字小鳳，筆法酷似其舅，得意時直欲亂真，卽作者不能自辨。乃約於雁足別其色：邊



作黃色，而小鳳微紅。至今郡人過其地，猶指爲葦間老屋址也。

### 鑒別書畫無真識（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

世之稱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真識也；其識之精者，不過能辨好、媿耳。

近年重錢唐戴文節公①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世姪錢伯聲太守承其家籜，石宗伯畫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覺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伯聲時告余以爲笑。

①戴熙，清錢塘人，字鹿林，號醇士。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咸豐間洪楊軍陷杭州，殉難，贈尙書銜，諡文節。詩、書、畫並有名於時，畫尤入神品。

前年消夏無事，以文節名作冊頁十二幅，裝潢，交陳仙海司馬，戲索二十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文節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極爲賞鑒，卽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實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伯聲得重值焉。

伯聲之畫爲張子青尙書賞識，余偶舉是事告之，尙書言：「咸豐年間借祁春圃相國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祕，見一巨然<sup>①</sup>畫手卷，歷代名人題跋無不精絕，驚歎希有。比出，相國告以此卷前曾兩見之，於今而三，究之孰真孰贗，却未能辨別也。則收藏一事，豈易言哉？」

<sup>①</sup>南唐畫僧，江寧人，工畫山水。

### 孛畫（香祖筆記）

王士禛

鈕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爲孛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孛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孛」當作「玳」，音築，字書：「以手孛物也。」

近聞中有織畫，乃破紙爲條織成之，山水、人物、花鳥，布置、設色，種種臻妙，與刺繡無異，亦奇技也。

### 王右軍蘭亭序（聽雨軒筆記）

清涼道人

王右軍<sup>①</sup>法帖傳於世者甚多，而以蘭亭序<sup>②</sup>爲最。按右軍蘭亭真迹，陳隋時在其七世孫智永

所智永傳之其徒辨才。唐太宗酷愛二王<sup>①</sup>翰墨聞而索之辨才匿不以獻太宗使蕭翼賺得之命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諸公及近侍趙模韓道政輩皆臨做焉。所臨諸帖悉以分賜諸王人各勒石故蘭亭爲最多而濃穢各殊肥瘦不一職是故也。其真迹則命歐陽詢勾摹而刻之後真迹殉葬昭陵<sup>②</sup>石本存於大內傳至五代契丹滅晉輦以北歸至定州殺狐林耶律德光死中原兵振遂道棄之而去。

<sup>①</sup>即言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故世稱王右軍。

<sup>②</sup>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等修祓禊之禮於會稽山陰之蘭

亭羲之作蘭亭序自以繭紙鼠鬚寫之。

<sup>③</sup>羲之子獻之工書與父並稱二王。

<sup>④</sup>唐太宗陵。

宋仁宗慶歷中有李學究者得之揭以售人時宋景文<sup>①</sup>守定武以重值購而藏諸官庫故帖以「定武」名。後守薛師正之子紹彭摹刻贗石置庫中而竊真石以歸刻損「天」「流」「帶」「右」數字暗記真偽。徽宗知之下詔索取紹彭之子嗣忠不敢隱遂進之。金兵入汴御府珍奇皆爲所掠而此石獨存。宗忠簡（澤）留守東京<sup>②</sup>匣送行在高宗常置於座側日臨摹焉。兀朮逼揚州高宗倉卒渡江竟失此石後屢命大帥索之不獲。

<sup>①</sup>宋祁字子京諡景文。

<sup>②</sup>即汴京。

明宣德時，揚州石塔寺僧浚智井得之，歸於兩淮運使何公。公識其「定武蘭亭」也，寶而將獻之朝。會宣宗升遐，不果，遂攜之以歸。此石至今猶存何氏。昔人所稱不損本者，蓋未經紹彭刻損，乃元豐以前所搨也，不可得而見矣。

①原注：「名士英，字一白，浙之東陽人。」

②宋神宗年號。

予師沈益川夫子家有二本，以一贈予，迺出虞褚諸臨本之上，而「天」「流」數字已損，且有何公及張文恭（元忞）兩跋，當是井中本無疑。

### 鄭板橋筆榜（鷓鴣漁話）

葉廷琯

字畫索潤，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畫潤筆例也。見之友人處，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爲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清風過耳邊。乾薩已

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燮。『此老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爲口不言錢而實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偽何如乎！』

①清鄭燮，興化人，號板橋，乾隆進士，工畫蘭竹，書法古秀獨絕，有『鄭康三絕』之目。

紙尾有吳山尊①學士跋云：『乙亥、丙子間與淵如同校唐文於邗上，②皆有心違意違，情怠手闌之困；適同遊西口③庵，見板橋此紙，戲屬工人上石，貽同人工書畫者，顛記。』

①清吳壽字及之，又字山尊，號抑菴。

②即江都，今江南運河自江都抵淮安，三百七十里，乃古邗溝水。

③此處原缺一

字。

### 沒字碑（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謝太傅①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②墓碑無字，穠德醜行，不屑書也。③——同一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檜墓地今俗名狗葬村。

①謝安。

②秦檜。

③按原注云：『檜死，詔撰神道碑，士大夫無一執筆者。——見俞德鄰佩章齋集及鼓大翼山堂肆

考。」

### 岳忠武硯（兩般秋雨齋隨筆）

梁紹壬

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①家藏岳忠武②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③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④。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

①謝枋得。

②岳飛謚武穆，後改謚忠武。

③枋得字君直。

④文天祥。

八字行書，謝真書，文草書，皆適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

後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①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朱牧仲（犁）居也。另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

①清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

道光元年東陽令陳海樓於都門市上得之。

雕工(履園叢話)

錢泳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榻、梳竿、兩櫓、頭梢、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髯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

●宋金山寺僧，與蘇軾友善。

## 雜記二

不好玩物（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呂蒙正<sup>①</sup>爲相，有以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一呵卽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駁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賣骨董者神喪氣沮。

<sup>①</sup>宋呂蒙正字聖功，官至太子太師，諡文穆。

任公示兒書（堅瓠集）

褚人穫

潞安任復菴（環）<sup>①</sup>以同知禦倭，晝夜力戰，徧身書姓名，曰：「死綏<sup>②</sup>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嘗見其示兒書云：



①明嘉靖時，任環爲蘇州府同知，數敗倭寇，以僉事備兵太倉，又進副使，賜金綺，予世蔭，丁母憂起復，倭平，乞終制，報可，陞參政卒。②司馬法：『將軍死綬，』按退軍爲綬。

『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齧裏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闐闐間耶？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四月二十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

### 洪承疇母（廣陽雜記）

劉獻廷

洪經略①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②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

南歸。

①洪承疇字亨九，明崇禎時官至副總督，與清兵戰於松山，兵敗被執，清百計勸之，遂降，歷武英殿大學士，七省經略。

②承疇閩南安人，家在閩。

### 顧母（冷廬雜識）

陸以湑

顧亭林①先生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即明史烈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訥庵書辭薦舉云：

①顧炎武，見卷末作者事略。

「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彌可哀矣。

## 明初文字之禍（廿二史劄記）

趙翼

明祖①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

①明太祖。

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環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

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

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張士誠

# 清江浙兩大文字獄（燕下鄉腔錄）

陳康祺

鮚埼亭外集①記本朝②江浙兩大獄：一為莊廷鑑史禍，一為戴名世南山集之禍，談舊事者所當知也，錄之：

①清全祖望輯，所著詩文為鮚埼亭集及外集。②謂清朝。

## 莊廷鑑明史之獄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①嘗作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莊廷鑑。②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

①明朱國祚。②清歸安人，父允誠，南潯富人。

歲癸卯，①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吳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

○康熙二年。

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則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中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

○周禮有八辟，凡勳、賢、親、貴之麗法者議之，冀減罪，後世謂之八議。

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澹墅關○權貨主事李向白聞閭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家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

①在江蘇吳縣西北。

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戴名世南山集之獄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①偽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

①吳三桂。

戴名世①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鏗、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鏗、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

①桐城人，字田有，康熙進士，官編修。

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鏗、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

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劉孝標尸。尙書韓莢、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誦。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鏗、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莢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 雜記二

### 人心刁詐（履園叢話）

錢泳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實，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微，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①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洪②富家乳媪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③，剝去金珠衣服，緝兇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卽釋焉。

①在吳縣城內。

②地名，在吳縣。

③干，郊也。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六！

### 居奇自誤（祖祖筆記）

王士禎

江寧有西域賈胡，<sup>①</sup>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值，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螭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螭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sup>①</sup>胡人爲商者。

### 河工奢侈之風（庸齋筆記）

薛福成

余嘗遇一文員，老於河工者，爲余談道光年間南河風氣之繁盛。

維時南河河道總督駐紮清江浦，<sup>①</sup>道員及廳汛各官環峙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餘潤。凡飲食、

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鬪奇、競巧，務極奢侈。

①地名，今江蘇清河縣，運河由此出漕口，爲水陸孔道。

卽以宴席言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豬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豆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肺，衆客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廁，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之豚肺一碗，卽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追而扶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割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扶將死，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客驟睹之，不免太息。宰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纔數月，扶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

又有鵝掌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鵝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鵝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鵝。

有駝峯者，其法選壯健駱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峯，而全駝可棄。每一

席所需不下三四駝。

有猴腦者，豫選俊猴，被以繡衣，鑿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剃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

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釜熾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尚未死，爲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擦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矣。

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豪侈之風，莫不稱是。

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

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

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爲某博、擣蒲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

昔有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爲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

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爲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

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曩者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汗吏之驕奢淫佚，天下安得不貧苦！

余又見一京員，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頓異，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已，而謂遂可治天下乎？

### 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墨餘錄）

毛祥麟

同治三年，歷元甲子，爵督曾滌生閣部。克復江寧省城，計賊踞金陵，已閱一紀，祠宇、官署，盡爲所毀，惟貢院尙存。曾侯乃飭各營督弁修葺，不三月而工竣，奏請卽於是年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余送鑑姪垣兒赴金陵應試，沿途所見，已深今昔之感，要惟秣陵爲尤甚焉。

○曾國藩。

時邑之赴試者皆於十月中啓行。憶自滬至崑，炊烟縷縷，時起頽垣破屋中，而自崑至蘇，境轉荒落。金閶門外，瓦礫盈途，城內亦鮮完善。虎邱則一塔幸存，餘皆土阜。

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煙，所在一律。其於宿莽中時露磚牆一片，或於巨流內橫轟亂石數堆者，皆賊轔負處也。兩岸見難孩數千，同聲乞食，爲慘然者久之。餘若奔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類皆骨立聲嘶，奄奄垂斃，問之，則云：「一村數百人，今什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將盡死耳。」其言極慘，不忍卒聽。

越日過江，浪駭濤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蒼紫奪目，疎林中精藍燦然，風過時，梵唄聲隱隱飄至，其所以不毀者，聞僧於賊會中有舊故耳。又見白塔孤立雲表，下無一樹一屋者，金山。是也。倏

過鎮江口，見傑閣飛空，崇樓壓水，則爲洋人互市處。泊至燕子磯，雖茅屋參差，稍有市集，亦僅數十家而已。

①山在鎮江。②亦在鎮江。

江寧城濠兩岸，鉛丸累累，沙中白骨縱橫，想見歷年戰鬪之苦。城較舊時高數尺，轟塌處亦已修整。入旱西門，經制府署，訝其式不類衙宇，蓋卽僞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尙稱完善，然亦十去四五，東北則一覽無餘矣。偶出聚寶門，見山石高聳處，有營四五座，詢之居人，知卽雨花臺，竟不復識其路徑。所惜者，報恩寺塔，千古壯觀，亦歸烏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阿房，盡成灰燼。皇城舊址，蹂躪尤深，行四五里，不見一人，亦無一屋。人言賊到處如飛蝗食禾，疾風掃葉，頃刻都盡，不信然歟？

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曰僞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內牆壁皆綵畫鳥獸，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亦百餘間。若僞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綵畫，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爲美觀，僞東王府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蔭可半畝，圓寶齋，馨紅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池繞焉，今已枯骨滿中，不堪逼視。池後有樓，危峙天半，因

亂石阻路，亦不能上，亦不欲上也。洪王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傍有柵，柵內橫匾數方，皆僞僚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玻璃瓦。二門內僞朝房東西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鑄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似非近時物。僞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紋，飾以金彩。僞殿尤高廣，樑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龍、虎、獅、象。僞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船面已毀壞。北岸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中空無物。詢之士人，言洪屍自船掘出，亭則設以供位者。考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設位，曾侯奏稿，祇言得屍僞宮，並無石船字樣，士人之說，毋乃傳疑？至僞殿後，一片瓦礫，賸有敗屋、危牆，皆搖搖欲墜，遂不徧歷其境。其餘僞府尙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來名勝，已俱蕩焉無復存矣，可慨也夫！

說鬼（金壺七墨）

黃鈞宰

次華、霞友素不畏鬼。寓屋僅隔一牆，有門如瓶，可通來往。一夕三更，眾皆臥，次華大呼踰垣至，喘



汗相屬，不能作一語，余急詢之，久之，始言曰：「非鬼、非畜，炬其目，膨其腹，伏窗而哭。」予笑曰：「君固不畏鬼者，胡乃至此？然則不見不畏耳。」次華曰：「吾惡知鬼之醜惡若是之甚哉？」余呼僕子秉燭出視，他無所見，第有黑氣如輪，依牆而上，盤旋屋角間，噉然一聲而去。次華聞之，毛髮愈悚，霞友以被蒙頭，故作大言，於是衆人皆醒問狀。

及明，余往跡之，中庭有樹，童童如車蓋，僕子所見，蓋燭光射樹上，樹影依牆升屋，其所謂噉然者，則棲鳥見火驚飛耳。

### 鬼誤（觚贖）

鈕琇

驥邨嚴氏爲茗中①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宿其外樓，敗檻斷櫺，積塵滿几。客殊膽弱，人靜後，蒙被而臥，忽聞樓上囊囊聲，心慄焉以爲鬼來矣；俄而聲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啓被，出兩目視，於黑影中見渺小鬼，褰幃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撲鬼，而裸踞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則其家捕鼠狸也。

①謂吳興。

### 牀下星光（金壺七墨）

黃鈞宰

予性好月，香一爐，茗一甌，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鼾齁之聲，達於戶外；顧視牀下，有星光兩點，閃爍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喝之，遂隱。

比就枕臥，甫及天明，東室張子揖韓呼曰：「屢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詫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予榻下，天光自牆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即擒得，然一臥牀上，一匿牀下，實偈處此，正不知其跼蹐何如耳。

### 黔粵山洞諸蠻（金壺七墨）

黃鈞宰

獠、狨、狗人

諸蠻有獠、狨、狗、猪、獐、狼數種。性雖獷悍，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獵者代之輸，而倍

償其數，謂代輸者爲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爲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卽執州縣糧單爲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解，官亦不能辨爲誰氏之田，大都左祖民而抑諸蠻。

獠人俗稱「山獠」，推其豪曰「郎火」，餘曰「火」，猶漢民火伴也。

獠、獠皆獠別種，食曰「饅餹」，或曰「哽餹」，衣曰「登革」，謂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友」，男女相屬意曰「眉心眉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無異也。

### 獠人

獠人初生能行，卽以鐵烙其臍，厚如繭，故能蹈芒刺，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恆則獵山獸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環穿耳，銀箍而額，銀環飾項，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腹背俱繫唐、宋銅錢爲飾；裙用五色絨綵織爲文繡，短僅至膝，繫錢於邊幅，行則有聲。

歲以十月朔祭一都貝大王，男女雜遝，連袂歌舞，歌皆七言，取義比興，以致慕悅之意。彼此既相得，則男子負女入岩洞，插柳避人。其無偶者，明歲再會云。

### 獐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獐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既與樹俱長，曰：『讎可復矣。』卽厲刃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

居室架木爲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既長，嫁娶時始發其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鬻於市，好事者沽以餽客，第爲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

婚禮：婿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寮』，然亦盛兵爲備，小有言，卽相鬪殺，不忌也。

### 狼人

狼人風氣最強，明代猺蠻倭寇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歌。女子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爲去留，一人留則

衆皆散。男子鑄其歌詞贈女字，細若繩，間以金彩花鳥，髹以漆；女則繡囊錦帶以答男。

自雍正<sup>①</sup>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①雍正乾隆。

### 新年<sup>①</sup>（清喜錄）

顧鍊卿

①記蘇州新年。

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游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自此翩翩徵逐，無論遠近，隨意所之。

城中玄妙觀尤爲游人所爭集。賣畫張者聚市於三清殿，鄉人爭買「芒神春牛圖」。觀內無市鬻之舍，支布幕爲廬，晨集暮散。所需多糖果小喫瑣碎玩具，間及什物而已，而橄欖尤爲聚處。

雜耍諸戲，來自四方，各獻所長，以娛游客之目，如立竿百仞，建幟於顛，一人盤空拔幟，如猿之升木，謂之「高竿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謂之「走索」。小兒緣長竿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謂之「穿跟斗」。長劍直插入喉嚨，謂之「吞劍」。取所佩

刀，令人盡力刺其腹，刀摧腹，謂之「弄刀」。置磁鬚於拳，以手空中抓之，令盤旋腰腹及兩腋、兩股，警起倏落，謂之「弄鬚」。或以磁盆置竿首，兩手交換，有時飛盆空際，仍落原竿之上，謂之「舞盆」。置丈許木於足下，可以超乘，謂之「踏高橋」。以毯覆地，變化什物，謂之「撮戲法」。以大盆水覆毯，令隱去，謂之「飛水」。置五紅豆於掌上，令其自去，謂之「摘豆」。以錢十枚呼之成五色，謂之「大變金錢」。兩人裸體相撲，謂之「擺架子」。鳳陽人蓄猴，令其自爲冠帶，并豕犬爲猴之乘，能爲磨房、三戰諸齣，俗呼「猻猴撮把戲」。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五指運三寸傀儡，金鼓喧噴，詞白則用叫類子，均一人爲之，俗呼「木人頭戲」。「牽絲戲」彷彿傀儡——手足皆以絲牽運動，故名。穹幕於壁，一人在幕中作數人問答語，謂之「隔壁戲」。以扇撲桌，狀鳥之鼓翅，繼作百鳥之聲，皆出自口中，謂之「百鳥像聲」。江寧人造方圓木匣，中綴花、樹、禽、魚、神怪、祕戲之類，外開圓孔，蒙以五色瑁瑋，一目窺之，障小爲大，謂之「西洋鏡」。又有洋畫者，以顯微鏡倒影窺之，障淺爲深，以畫本法。西洋故也。江陰人搏五色粉，狀諸人物，曰「粉人」。截紫白竹尺餘，上開六孔，吹之，謂之「太平簫」。以竹簧夾箸置舌間，可吹小曲。竹筒二三寸許，以線裹之，就地盤旋，引風入竅，作汪汪聲，謂之「地鈴」。篾絲糊紙爲

蝴蝶、人物之形，風中飛揚，謂之「絲鷓」。瞽男、盲女擊木魚、銅鈸，答唱前朝故事，謂之「說因果」。攤簧」乃弋腔之變，以琵琶、絃索、胡琴、檀板合動而歌。餘如測字、起課、算命、相面，大率江西人，賃居宇下，藉以覓食。

男女之間災福者，到處聞羶蟻聚。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門市如雲。窶人裝水烟爲生者，逢人祇應，以些少錢會贈之。托盤供買食品者亦所在成市。

至城外西園，則擲饅首於放生池，引龍浮水而食以爲樂。婦女暗數羅漢，卜年庚之順逆。至十六日，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人各執其業。謂之新年。

### 出會（履園叢話）

錢泳

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爲尤盛。其所謂會首者，在城則府、州、縣署之書吏、衙役，在鄉則地方保長及遊手好閒之徒，大約稍知禮法而有身家者不與焉。每當三春無事，疑鬼、疑神，名曰「出會」，咸謂可以驅邪、降福、消難、除蝗，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

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於一年。

其前導者爲清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鎗、執棍者，有扮爲兵卒，挂刀、負弓箭或作爲鳥鎗、藤牌者，有僞爲六房書吏持簽押簿案者，有帶腳鐐、手銬而爲重犯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斬犯——者——種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恥，而反以爲樂，實可笑也！

### 奏毀淫祠（觚賸）

鈕琇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神祠。

○明太祖。

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埘、豕圈，小有萎歿，輒曰五聖爲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



貨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闔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

睢州湯公<sup>①</sup>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諭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地之俑，或畀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子遺。

<sup>①</sup>湯斌清睢州人，官至工部尚書，嘗爲江南巡撫。

### 耶蘇教（瀛壖雜誌）

王 韜

西人之教，明季已入中國，大旨以悔罪爲宗，而歸其本於事天、敬主，斥釋教爲寂滅，鄙羽流爲虛誕，崇信耶蘇，終身不變，謂人世之福，如石火、電光，不能恆久，宜修身、立命，以躋明宮，則吾身之靈庶幾常存不敝。

顧同一奉耶蘇也，而其教有新、有舊；舊者曰「特力」，<sup>①</sup>即天主教也，新者曰「波羅特」，<sup>②</sup>即耶蘇教也。舊教盛事科儀，而教旨反昧，新教惟尙清修，而無一切拘攣陋習，尙近於儒。

① Catholicism ② Protestantism

有新、舊約兩書，爲彼教中圭臬。舊約記載開闢以來遺聞、往事及古人訓世格言，然不過猶太一隅耳。新約純錄耶蘇生平言行及門弟子授受之詞。近日教士之來中土者，著書立說，出入儒經，大半華人爲之粉飾。

或有言耶蘇並無其人，大抵由於西士之鑿空無稽，是亦謬矣。夫西域遠處海隅，敦龐初變，悍厲成風，而耶蘇一人獨能使之遷善改過，以範圍而約束之，道垂於千百年，教訖於數萬里——嗚呼！謂非彼土之傑出者哉！

評話（聽雨軒筆記）

清涼道人

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評話①又以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如列國、東西漢、三國、隋唐、殘唐、飛龍、金槍、精忠、英烈傳②之類是已。然其中亦有標異出奇，豁人耳目者，茲就予所聞者而言之，以見其概焉。

①即說書。②皆小說。

予昔在郡城隍廟，見有說三國演義「葭萌關桓侯戰馬超」者，言：「孟起與桓侯苦戰三日，夜欲於馬上擒桓侯而不能，遂詐敗，桓侯追之，孟起回身手擲飛抓罩其首——蓋孟起之高祖爲新息侯馬援，素精此技，昔佐光武定天下，百步之內取敵人首如囊中物，孟起之家傳絕技也。桓侯見飛抓自空直下，猝不及避，不覺大聲而呼，舉蛇矛向上格之，孟起回望桓侯頂上黑氣冲天而起，內現一大鳥，以翅擊抓，抓墮於地，不可收，大驚而退。後李恢說之，遂降昭烈。世傳桓侯是大鵬金翅降生，故急迫之際，元神出現耳。昔有桓侯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於唐時爲張睢陽，宋時爲岳忠武，在孕時，母夢鵬飛入室而生，此其徵據也。」說書者可謂有原、有委矣。

後於杭州昭慶寺西廊茶店內聽說飛龍傳「陳橋兵變」一段，言：「宋六祖領兵北伐，夜宿陳橋驛中，張光遠、羅彥瓊等議欲奉以爲帝，太祖聞之大驚，遂踰牆至廐，獨乘九天斑豹馬而逃。行至陳橋時，月色明甚，見一白鬚者握鐵鞭立於橋上，大呼曰：「來者非趙某乎？」曰：「然。」其人曰：「我高行周也，向知汝係真命天子，故我聽苗訓之言，自刎以全汝一家，今天命在汝，逃欲何之？」蓋行周渾

名「高鷓子」而周太祖郭威渾名「郭雀兒」鷓能捕雀，故昔郭威與高戰輒敗，歷有仇隙，後郭威登極，知宋太祖之父宏毅素與行周結生死盟，遂執宏毅及其眷屬，囚之而令宋太祖往說行周，使之歸降，否則取其首來，若二者皆不能，則滿門皆戮；時行周爲漢守海平城，宋太祖奉命而至，行周誓不背漢，不肯歸降，術士苗訓以天命有在勸之，行周遂自刎其首，以畀太祖，太祖持歸，周太祖親啓匣驗之，忽見行周立於前以鞭擊其頭，驚悸而卒，宏毅全家始得釋繫。今宋太祖將次登位而逃，其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人不能追，故行周顯靈以阻之。太祖不答，策馬上橋，行周拒以鞭，馬驚躍長嘶，不敢進。正徘徊間，張光遠等自後聞聲追至，被以黃袍，擁之而還，行周亦冉冉入雲去。」

按二說雖皆謬悠縹緲之辭，然亦新穎可喜，所以柳敬亭①一派至今盛行，而人莫之厭也。溽暑炎蒸，北窗高臥，靜聽說書者劇談一回，亦一快事。

①本姓曹，明末泰州人，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柳下，乃姓柳，善說書。

西人馬戲，備諸變態，凌虛絕迹，一片神行，誠令觀者目不及瞬，口不能狀。桐華館主有觀西國馬戲記，序次明晰，歷歷如繪，記云：

日落氣清，傍黃浦江行，明星萬點，與波上下，輿轎、車輦，絡繹如織，渡浮橋而南，西國戲圃在焉。支大幕爲幄，高十丈許，廣蔽數畝，中爲馬埒，其形正圓，植柱其中，是爲支幕之極；柱懸煤氣燈數十，光明如晝。環埒設坐以待客。客入之道在東，埒缺其南，爲馳道以通馬。馬之房則在幄外。馳道之左，度臺奏西國樂。

樂再作而馬至，男女四人，錦衣繡服，各策馬驟入，環埒交馳以樂爲節；樂少止，八馬對立如雁翅，後有一人，炫服驟馬入，立其中，左之則馳而左，右之則馳而右；銜尾焉，比翼焉，周規折矩，參伍錯綜，方目眩神駭，幾不及數馬之多寡。臺上樂憂然一鳴，馬皆立如植，男行、女行，犖然也。旣罷，則間以雜戲。

少頃，一人揚鞭導一白駒入，無銜轡，及埒，則環走如飛，旣數周，呵之立止。人以鞭擊，輒作胡旋舞，再擊則再旋，卓鞭示之，輒人立，以後足行。旣又疾馳，使人張布當其道，馬輒躍過；初爲參角而三張之，旣復聚而張之，如畫乾卦，馬皆一一躍過，無留礙；又橫當以木欄，馬復連躍如前。忽有一人，花兩錦衣，

狀如中國戲劇之丑者，手指、口語，解者謂嘗其馬，馬馳至欄所，果局促若不能過，其人怒，揮鞭連擊，馬輒蹄踢，竟不復躍。合座鼓掌。

既復以一駒駕四輪車入埒繞馳，中道忽不行，力肆騰蹴，當軾故爲漆板，蹴之有聲，與臺上樂節相應。車尾有若毳毳者，駒忽以前足立其上，首與御者並，意若佐之推車，環埒再周而下。

繼導一馬入，錦鞍無鐙，一女窄衣、短裙，赤露臂、足，躍登其上，馬疾馳如矢激。女在馬上蹴踏、跳躑，有時翹一足爲商羊舞，或側身倒挂，作欲傾跌狀。復使人張布當馬首，馬從布下馳過，女躍越之，仍立馬背，三躍、三過不爽分寸。觀者色奪，女自若也。

又絡雙馬使並行，抱置一十歲許小兒其上，既上則兩足分踏兩馬，縱轡疾馳，小兒故作欲墮勢，又若怖極欲啼者。一人以鞭擊地，催馬益駛，臺上樂益繁急。少焉馬止，小兒翩然下矣。

又一人錦衣馳馬，其矯捷作勢，與前女子略同。使人執巨圈當之，馬自下馳，人輒貫圈躍登，自貫一圈至六圈。

又有黑女子，蓋阿非利加洲人，立無鞍馬背而馳，後有一兒，視前兒尤小，瑩白如玉，繡衣、錦袴，人

爲抱置馬項，女挈之起，兒卽立馬背，揚手驅馬，女復當其腰橫擊之，兒伸足，張手，嬉笑作態，旋四掌相抵，兒倒植女頂如蜻蜓，馬行如電不少駐。既息，女抱兒下，人旣奇女，彌復憐兒。

又有兩馬，不施銜勒，入埒交馳，忽兩首相抵，一馬前進，一馬倒行，旣周，則進退互易如前狀。有一人揚鞭叱之，則帖耳搖尾，踏踏然歸矣。此馬殆不僅知人意，且能通人語也。

### 西人戲術（瀛壖雜誌）

王韜

西人戲術，若轉盤，若緣橦，若登梯，若假面具，迥巧獻技，不可殫名，而尤以術師瓦細納所演爲冠場。

戲院頂圓如球，樓岑明燈千點，密於蓮房，其光倒映，朗徹如晝。臺障以絳簾，樂作簾開，中懸一八角圖，紙牌徧列其上，術人出與客爲禮，以指彈之，如飛絮落花，隨風飄墮；取牌六葉，置鎗中，機動鎗發，振地一聲，而牌仍在架，神斤鬼斧，不倚不偏。

又借客之約指、手巾以炫其奇：約指則倩客閉置盒中，手巾則紅白二幅，各剪一團，略一指揮，則

紅白互補，形如滿月，又如較射之鵠，頃刻還原，真如天衣無縫，略無補綴痕，約指已挂臺上花枝。其變幻不可思議。

術人取盒一具，內扁而外方，內置一表，倩客鎖閉，臺供一器，形類銅鐘，而有針旋轉，如臺上之針所指何方，則盒內亦然，屢演不爽累黍。

最後取客一高冠，其中空無所有，術人探之，則取出衣一、巾一、袴一、皮盒一，盒長五寸，盒中有盒，層出不窮，至十二具，纍纍推置案上，使復納入，則一盒都不能容，其巧妙實出言思擬議之外。又向冠中取出紙裹洋糖餉客，冠轉而糖出，有若連星貫珠，座客食之幾徧。旋將冠置臺表，忽冠中有聲如鎗，震冠爲裂，火燄熒然，術人踏火使熄，冠扁作愧赧狀；乃疊冠入一鉛管中，忽鎗發如震霆，冠懸於梁，高不可攀，鎗再震而冠已落地，舉以還客。

俄而西國女童自幃際姍姍而出，年約十數齡，一種秀曼之氣，如初出芙蓉，光彩四射，能作廣寒仙子，御風而立，又能壽陽<sup>①</sup>醉態，橫臥空中。其他略如中國搬演戲劇，第妙手空空，絕不借於寸巾、尺袂，所以爲佳。



①壽陽公主宋武帝女，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於額上，號爲梅花妝。

其最驚心動魄者則以匕首決人頭也。時絳簾驟下，樂聲烏烏，殊慘人耳。簾啓，則術人短衣持鈴而立，旁一人與術人對峙，術人鏗然搖鈴作聲，其人卽昏然如醉；術人引之挺臥桌上，出一劍，光鑒毫髮，甫下而頭落，血花直噴空際。術人盛首於盤，下臺遍示座客，頭猶溫暖，面色灰敗。有啓其脣以視，犀齒宛然，仍登臺還首於頸，喃喃有詞，少頃手足能動，瞬而起坐與客爲禮。恐偃師①之技，未必有此神奇。泰西閨秀，至有不敢仰首正視者。此真可謂無跡象可尋者矣。

①人名，周穆王時，工人有名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見列子。）

### 拳法（金壺七墨）

黃鈞宰

同人邀雨林集飲麟祿堂，觀其拳法。雨林曰：「拳非一人可試，請以鉛囊代之。」卽懸囊於庭架之中，四正、四隅、正白、隅紅，徑距五尺，囊之相距尺有九，以煙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入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驟風馳，兔起鶻落，乃見囊不見雨。

林。僕輩或中額，或著臂，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

朗眉探懷出象棋，少文適購顏料至，乃以粉靛塗棋子，其向圍中擲之；余索胭脂和酒嚼之，舞既止，衆人前視，僕輩手面如鬼，煤自內出所染也，脂粉自外入者，皆中鉛囊上。五色錯雜，而雨林身無一點。

### 寶石（蜨階外史）

著者不詳

雲南邊徼諸山產寶石，山高，人不能徑至，而猿居徧山，往來如織，人習弩，以丸彈猿，猿怒，羣拾石擲人，人往來避之，倏又彈以觸其怒，猿又擲石。石大小不一，人拾歸，棄其頑者，而貓睛石、紅靺鞨、祖母綠、<sup>①</sup>五色陸離，羣歌得寶矣。亦有蘊璞中者，磨治成器，售可得重貲。

<sup>①</sup>皆寶石名。

萬物莫巧於人，利之所在，趨之如鶩，雖時有爲石所中，破面傷骨，或至於死者，亦不惜也。

### 亞美利加小鳥（墨餘錄）

毛祥麟

海外亞美利加地，南北有二，皆甚和煦，產小鵲，名翼寶。大者如中國梅花鳥，小則僅若黃蜂，羽翻間以金碧，光可鑒人，聲細似秋蟲，而流轉如簧，常入人家，飛鳴花塢，曲欄間，或至齋中，棲所供瓶花上，飲啄自如，似豢熟者。其巢結於樹梢之下，羣相孕育。當護卵時，任人摩娑，無驚意。卵小如豆，巢甚完好，穴戶如指，僅容一鵲出入。是處地廣人稀，而此鳥最盛，凡花木叢雜處皆集焉。

今歐羅巴及「花旗」人，多有取其羽毛作婦女首飾。余曾於英吉利領事處親見其四，豢之玳瑁小籠中，紅喙翠毛，文采可愛，西人因爲余言其出處如此。

①我國俗稱美國爲花旗國，花旗謂美國之星點國旗。

### 物性相制（庸齋筆記）

薛福成

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勢稍不及；久之，蛇將行矣，蜘蛛忽懸絲而下，蛇復昂首待之，蜘蛛仍還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備，奮身颺下，踞蛇之首，抵死不動；蛇狂跳顛擲，以至於死，蜘蛛乃墜。①其腦果腹而去。

①噫也；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噬其腦。』

又見一壁虎與一蠍相遇，蠍素無目，貿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逗之，蠍怒，猛力螫之，壁虎之尾圓轉光滑，卽被蠍螫，毒亦不能驟入，而壁虎又性黠而行捷，早已縮避，蠍尾適自中其身，而怒愈不可遏，欲得壁虎而甘心焉；壁虎復以其尾逗之，迅速縮去，蠍螫之不中，又自中其身，如是者三次；蠍遂不復動，蓋已死矣，壁虎於是恣瞰其軀，僅存殼焉。聞壁虎以是術制蠍，百不失一，蓋其以蠍爲糧也久矣，故又爲之蠍虎云。

又見一蜈蚣盤旋蚓穴之上，蚓匿穴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入穴，而穴小不能容；正徬徨旋繞，蚓復乘間拔其一足，蜈蚣益怒而無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蚓遂漸拔其足；閱一時許，則蜈蚣已無一足，身雖未死，而不能轉動，橫臥於地，如殭蠶焉；蚓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

噫，萬物並生並育，一相食之機也！余偶見之而偶誌之，其未爲余所見者，固不可以殫述——殆變態無窮矣！夫物之大小，強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強，蓋鬪智不鬪力云。

## 雜論一

### 讀書作詩忌輕率（退庵隨筆）

梁章鉅

粵東宋苾灣（湘）觀察學人也，亦頗負詩名，一日在蘇齋談藝，師曰：『可惜苾灣一好人，不讀書！』苾灣愕然，師曰：『汝讀書是一繙就過，算不得讀書；又，汝詩才卻好，何不作詩？』苾灣又愕然，師曰：『汝詩是三杯酒後，隨筆一揮，如何算得作詩？』苾灣爲之悚然。嘗謂余曰：『老輩法眼可畏如此。』

①鄭蘇年也，梁章鉅外舅，梁嘗從鄭讀書。

阮芸臺先生亦云：『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此皆可爲後學頂門針。

①阮元號芸臺，見卷末作者事略。

### 作詩立辭宜淺顯（履園叢話）

錢 泳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

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為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 格律與性靈（履園叢話）

錢 泳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②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①清沈愚潛字確士，號歸愚。

②清袁枚字子才，號簡齋。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卽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①不能強其作王、孟②，溫、李③不能強其作章、柳④——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⑤卽謂之格律可也。

①唐韓愈、杜甫。

②唐王維、孟浩然。

③唐溫庭筠、李商隱。

④唐韋應物、柳宗元。

⑤見書舜典。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佻僻之互異。性靈者卽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 論詩（淶水亭雜識）

### 納蘭性德

今世之大爲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①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②。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

「今人只是做韻，誰會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①中唐、晚唐。②此書乃宋陰時夫撰，非元人所作，今世所通用之詩韻即本此書。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①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①唐人近體詩。

### 詩傍門戶（兩般秋雨齋隨筆）

梁紹壬

吳修齡圍爐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虐諷，然依人門戶者可以戒矣！」



詩忌正論（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陸稼書①先生南村寒佛寺詩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②講五倫。」——議論自是絕頂，然未免道學氣太重。又元人牡丹詩云：「棗花似小能成實，桑葉雖麤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種翻新，殊煞風景。卽如姮娥織女，原屬子虛，而妙論奇思，瀾翻不已，必欲力辨其誣，大可哂也。

①清陸隴其字稼書。

②謂孔子，孔子母顏氏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百，字仲尼。

作古文（古歡堂集）

田雯

今人之作古文者，率學唐、宋八家，然於八家中斷不學柳，直學歐、曾，以其與時文相近也。以前後照映爲篇法，以簡少妥貼爲盡美、盡善，嗚呼！文章喪矣！今日遭此一輩蒙面人！

①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黃山谷<sup>①</sup>云：「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篇幅，無不妍妙；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奇，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齷也。」山谷之言如此，今之爲古文者，夢夢矣！

<sup>①</sup>宋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

### 繁簡（古歡堂集）

田雯

昔人謂：「北史稱崔浩「冠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sup>①</sup>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後世不樸則雕矣。」

<sup>①</sup>書名，漢劉向撰。

余以爲不然，文有宜簡者，宜繁者，亦顧其筆意所至何如耳。如必以簡而貴，彼郭象之注莊、裴松之注三國志、酈道元之注水經、<sup>③</sup>又妙在於繁何也？

<sup>①</sup>晉郭象注莊子。 <sup>②</sup>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 <sup>③</sup>北魏酈道元注水經。

書地（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今人詩文酬答，於名上書地，往往好用古稱，此大謬也。

屈翁山○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稱廣東爲嶺南。考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則分廣東爲廣南東路，廣西爲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爲東乎？爲西乎？且昭代亦分廣以爲嶺南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爲海北道，瓊州爲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爲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正名，以合乎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爲法。

○明屈大均，字翁山。

文章忌假借（陔餘叢考）

趙翼

文章家於官職、輿地之類，好用前代名號，以爲典雅，此李滄溟諸公<sup>①</sup>所以貽笑於後人也。

<sup>①</sup>滄溟明李攀龍也，與謝榛、梁有譽、吳維岳、王世貞、吳國綸、徐中行稱七子。

孫樵<sup>②</sup>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牘。」畢仲詢幕府燕閒錄載：「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sup>③</sup>見，明日以示師魯。』曰：『希文<sup>④</sup>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憮然曰：「賴以示子，不然，幾失之。」朱子亦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字也；不然則稱「霽上」，此換字也。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爲古——一代制度、疆理，皆瀾亂不可考矣。』此三說爲古學者不可不知。」

<sup>①</sup>唐人字可之，<sup>②</sup>宋伊洙字師魯，<sup>③</sup>卽范文正公，文正名仲淹，字希文。

朱國禎<sup>①</sup>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昇」，「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代「死」

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爲「槨」盛屍曰「柩」大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櫬」而舟子所呼爲「力索」者亦寫爲「力繩」「櫬」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①明人，字文寧。

又郎瑛記：「嘉靖①中，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②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隨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頂，戈殲韃鞨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臯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崖逐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換字者，可爲捧腹。

①明世宗年號。②岳飛。

按宋時自宋子京①後，多效爲濫體以避俗，歐陽公②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爲「宵寐匪禎，扎闔洪庥」，令子京見之，以爲笑資，并可見換字之不始於明也。

①宋祁字子京。②歐陽修。

### 論畫（履園叢話）

錢泳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周愷：『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①嘗言：『董源②寫江南山，米元暉③寫南齊山，李唐④寫中州山，馬遠⑤夏珪⑥寫錢唐山，趙吳興⑦寫苕霅山，黃子久⑧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妝，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⑨無錫人，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①明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②南唐人，字叔達，又字白苑，善畫，以奇峭之筆，寫江南山水。③米友仁字元輝，芾子，善書

畫。④宋人，字唏古，善畫。⑤宋人，字欽山，善畫，所繪多殘山賸水，不過南渡偏安風景。⑥宋錢塘人，字禹玉，善畫山水人物。

⑦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吳興人。⑧元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善畫山水。⑨元倪瓚字元鎮，善畫山水，自號雲林居

士。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之法以氣韻爲工，本朝惲南田則又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派，工北派者，亦笑南派，余以爲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 學書（履園叢話）

錢 泳

或有問余曰：「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爲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①初學顏②書，嫌其寬，乃學柳③，結字始緊；知柳出於歐④，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⑤，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

海<sup>⑥</sup>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尙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①宋米芾。②唐顏真卿。③唐柳公權。④唐歐陽詢。⑤唐褚遂良。⑥唐李邕，玄宗時爲北海太守，故稱李北海。

### 選毫（履園叢話）

錢泳

筆以吳興人製者爲佳，其所謂狼豪、兔豪、羊豪、兼豪者，各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sup>①</sup>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并爲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①韓愈毛穎傳：『穎中山人；』戒菴漫筆：『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名筆。』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禿無有鋒穎，——以此爲厚，不亦謬



乎！

### 製墨（履園叢話）

錢泳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為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sup>①</sup>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有。余嘗見詒晉齋主人<sup>②</sup>及劉文清公<sup>③</sup>書，凡用古墨者，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①李唐人，潘宋人，程、方明人，皆善製墨。  
②未詳。  
③清劉墉字崇如，謚文清。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 刻碑（履園叢話）

錢泳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sup>①</sup>，嚴勁如歐、顏<sup>②</sup>，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

<sup>①</sup>唐褚遂良、虞世南。

<sup>②</sup>唐歐陽詢、顏真卿。

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sup>①</sup>相似，——王虛舟<sup>②</sup>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

<sup>①</sup>唐王居士墓中誌銘也，上官靈芝撰文，敬客楷書。<sup>②</sup>清王澐字虛舟。

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晉公<sup>①</sup>撰文，在柳誠懸<sup>②</sup>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僧、村夫之筆，與「玄祕塔」<sup>③</sup>截然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sup>①</sup>唐裴度封晉國公。

<sup>②</sup>唐柳公權字誠懸。

<sup>③</sup>唐碑名，塔為大達法師所建，裴休撰文，柳公權書。

## 雜論二

### 廉恥（日知錄）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①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③孟子曰：「人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④

①五代時馮道歷仕唐、晉、漢、周四姓十三君，官皆將相，自號長樂老。

②語見管子。

③論語：「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④原注：「閻氏曰：『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阜

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大節，而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偽。」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  
「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sup>①</sup>，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sup>②</sup>猶爲此言，尙有小宛<sup>③</sup>。詩人之意，彼闇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① 書名，隋顏之推撰，二卷，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者，亦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  
② 之推初仕梁爲湘東王參軍，後奔北齊，領中書舍人，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  
③ 詩小雅篇名。

### 顧亭林勗甥語（鷓鴣漁話）

葉廷琯

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

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①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語者，殆無幾人。

①書名，顧炎武撰，本名天下郡國利病書。

## 士大夫晚年之學（日知錄）

顧炎武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儒。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

宋史呂大臨傳：『弼①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頓，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

良不易得也。

●宋富弼仁宗時兩使契丹，力拒割地，神宗時爲同平章事，王安石行新法，議不合，稱病罷相。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 朋舊名言（鷗陂漁話）

葉廷琯

先輩李子仙孝廉福嘗語其門下士之下第者曰：『學問之事，當與勝己者較，功名之事，當與不勝己者較。』

董琴涵觀察國華嘗因家事語人曰：『骨肉之間，以不平爲平，必求其平，則愈不得平矣。』——斯真善處骨肉之變者。

亡友印印川文學康祚曰：『視人之事如己之事則忠，視己之事如人之事則達。』——此尤自道其生平得力處。

三君所言皆可爲士君子座右銘。

###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書（鷗陂漁話）

葉廷琯

「所行歸乎平實，於學觀其會通。」——此江都汪容甫。明經與孫淵如觀察尺牘中語。顧澗齋曾爲其弟子程稟初書之扇頭而更下轉語曰：「平實非庸庸之謂也，不真奇必不能平實，會通非空空之謂也，不真博必不能會通；且奇而不平實，博而不會通，則其奇博亦仍不得謂之真也。」——此論可謂深入無間。

○清汪中江都人，字容甫，乾隆拔貢生，博學，文宗漢魏六朝，稱一代大家。

### 阮文達公論二通（鷗陂漁話）

葉廷琯

阮儀徵。太傅嘗言：「少年科第，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勢不能重入家塾，再爲枕經，薛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爲世

用。』「二通」者，資治通鑑、文獻通考<sup>②</sup>也。

①阮元儀徵人。②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編年體史書，上起戰國，下終五代，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凡二百九十四卷。文

獻通考宋馬端臨撰，與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皆爲紀述典章制度之重要史籍。

### 要做就做（履園叢話）

錢 泳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

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 大才智（履園叢書）

錢 泳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



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 率由舊章（履園叢話）

錢泳

大凡處事不可執一而論，心當隨時變通，斟酌盡善，乃為妙用。余嘗論「率由舊章」①一語，不知壞盡古今多少事！有舊章之不可改者，有舊章之不可不改者。如吾鄉之北望亭橋，今改為豐樂橋，南塊為無錫所轄，北塊為金匱所轄，嘉慶二十年將重建時，諸鄉民原請造緯路以便往來舟楫，錫令韓君履寵因問諸鄉民：「向來有否？」曰：「無之。」韓曰：「然則「率由舊章」可也。」而監造之紳衿華鳳儀輩因人碌碌，亦不與韓君辯，將陋就簡，數月而成。每遇西北風，其流直衝，無有約束覆舟殞命者，一歲中總有數次——此「率由舊章」之誤事也可畏哉！

①見詩大雅及孟子離婁上。

### 恩怨分明（履園叢書）

錢泳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①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①見論語。

### 改嫁（履園叢話）

錢泳

改嫁之說，袁簡齋①先生極論之，歷舉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漢蔡中郎②女文姬改嫁陳留董祀；新唐書諸公主傳其改嫁者二十有六人；又權文公③之女改嫁獨孤郁，其實贅也；韓昌黎④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懿；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文正母謝氏亦改適朱氏；陸放翁夫人爲其母太夫人之姪女，太夫人出之，改嫁趙氏；薛居正⑤妻柴氏亦攜貲改嫁，而程伊川⑥云：『婦人寧餓死，不可失節，』乃其兄明道⑦之子婦亦改嫁，不一而足。

①清袁枚字子才，號簡齋。

②東漢蔡邕嘗爲左中郎將，故稱蔡中郎。

③唐權德輿諱文。

④唐韓愈宋元豐中追封昌

黎伯，故世稱韓昌黎。

⑤宋人，字子平。

⑥宋程頤字正叔，時號伊川先生。

⑦頤兄顥字伯淳，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余謂宋以前不以改嫁爲非，宋以後則以改嫁爲恥，皆講道學者誤之。總看門戶之大小，家之貧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婦人以不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也。」

## 雜論三

居要有九病（廣陽雜記）

劉獻廷

涇野<sup>①</sup>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sup>①</sup>明呂柟字仲木，號涇野。

爲治不在多言（退庵隨筆）

梁章鉅

申公謂：『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如何？』——此語雖結實，理尙未賅。多言自專指條教、號令之繁說，若夫一政之原委，一事之得失，倘不經講求辨論，反覆詳明，如何行得去？即如堯、舜、禹、湯之道，

文武時已極明備，乃周公猶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此知「力行」二字猶是後半截工夫也。

○漢武帝問申公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 橋梁（日知錄）

顧炎武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①石柱之梁四，②木柱之梁三，③巨梁十有一，④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

①原注：『河則蒲津、大陽、河陽，洛則孝義。』

②原注：『洛則天津、永濟、中橋，瀾則瀾橋。』

③原注：『皆渭水便橋、中渭

橋、東渭橋。』

④原注：『此舉京都之衝要。』

今畿甸荒蕪，橋梁壞廢，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

①原注：『成化八原九月丙申，順天府府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爲

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爲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爲禁止。」從之。」

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 街道（日知錄）

顧炎武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屨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sup>①</sup>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下陳靈之亡。

<sup>①</sup>見周禮。

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濟焉出涕！——其斯之謂也。

說苑①『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①漢劉向撰。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 館舍（日知錄）

顧炎武

讀孫樵①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制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①唐人字可之。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

①——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①原注：『見說苑。』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阨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人聚（日知錄）

顧炎武

大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

①『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靡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②史之所稱，其遺風尤可想見。

①原注：『史記律書。』

②原注：『後漢書循吏傳。』



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①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煙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②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

①姚崇，宋璟。

②唐人，字次山。

③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在城半

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

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泊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山有負嶠，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鑿井（退庵隨筆）

梁章鉅

李文貞○曰：『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醜渠，無山無河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資灌溉。一縣開萬井，則可溉十五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佰也。』

○清李光地證文貞。

治水有六梗（履園叢話）

錢泳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界，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爲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於籌劃，則當事爲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爲累也，則官宦家與諸生監爲之梗；或有惑於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爲文運之攸關，則

科第家與諸生監爲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爲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爲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 治水必經躬親（履園叢話）

錢泳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於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瀦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

昔海忠介<sup>①</sup>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sup>①</sup>明海瑞字汝賢，諡忠介。

### 公督私藏法（履園叢話）

錢泳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

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舖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舖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

# 雜考一

## 經史子集（陔餘叢考）

趙翼

古書分類，未有經、史、子、集四部之名。漢哀帝時，劉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儉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隋大業中，許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

其以四部分者，自晉祕書監荀勗始：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二曰乙部，則諸子及兵家、術數等；三曰丙部，則史記、皇覽等；四曰丁部，則詩賦及汲冢書等。其中編次，子先於史，汲冢書①又雜詞賦內，位置俱未免失當，然後之以四部編者，實本於此。宋謝靈運、殷淳、梁任昉、殷鈞等因之，各造四部書目。竟陵王子良②集學士，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猶皆以甲、乙、丙、丁為部。隋煬帝於觀文殿東、西廂藏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舊稱。

①汲冢書也；晉大康二年，汲冢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書數十車，荀勗傳：「領祕書監得汲冢中古文。」

行書，詔勅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② 蕭子良南齊武帝子，封竟陵王。

其名以經、史、子、集者，則唐武德初魏鄭公①收東都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泝河西上，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後又因馬懷素奏，乃令殷踐猷等治經，韋述等治史，毋煨等治子，王灣等治集，②——自此經、史、子、集之爲四部，一成不變矣。今隋書經籍志亦分經、史、子、集者，隋書本唐人所修也。近代說部之書最多，或又當作經、史、子、集、說五部也。

① 唐魏徵封鄭國公。

② 原注：「見馬國器傳。」

### 永樂大典（十駕齋新養錄）

錢大昕

明實錄：「永樂元年七月，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篔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陽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陽、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宴璧爲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

五年十一月，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以冠之。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朱國禎曰：『永樂大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祕閣書，分韻類載，以備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

遂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它所。國禎所謂重錄本，卽翰林院所貯，乃不言翰林而言它所，是初寫時本藏大內，國朝乃移於翰林也，今移貯於文華殿。

○明人，字文學，著有大政記、湧幢小品。

### 四庫全書（熙朝新語）

徐錫麟

乾隆三十八年，奉旨特開「四庫全書館」，翰林院爲辦理處，武英殿爲繕寫處。自殿板館書外，詔徵天下遺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舊存明代永樂大典，殘缺幾半，命詞臣分類纂出，整書八十五種，散片二百八十四種，分存書、存目二項，纂輯提要，以該一書大旨，按序論進。書之佳者皆蒙御製題詞，以冠簡首，其四部條目，與前代稍異。

○清初於武英殿雕刻御製及經史諸書，因稱殿板。

經部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樂、曰孝經、曰四書、曰總經解、曰小學。易類別「卜筮」入子部「術數」，禮類別「歷代儀注」入史部「故事」，樂類別「宮調絲竹譜」，小學類別「八



法」俱入子部「藝術」。

史部十五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詔令奏議」、「曰「別史」、「曰「雜史」、「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曰「故事」、「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曰「雜史」類別「瑣碎記錄」入子部小說「雜家」。

子部十四類：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農家」、「曰「醫家」、「曰「天文算法」、「曰「術數」、「曰「藝術」、「曰「譜錄」、「曰「雜家」、「曰「類書」、「曰「小說」、「曰「釋家」、「曰「道家」。

集部五類：曰「楚詞」、「曰「別集」、「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曲」。

其編錄敘次，遵奉諭旨：經首易注，史首史記，子首老子，集依時代，而聖祖、世宗皇上御製集冠於本朝集首。

每庫繕寫四分，做浙江范氏天一閣、式、建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貯之，並有御製記。又擇其精醇爲蒼要。計全書三之一，繕寫二分：一藏大內，一藏圓明園。

①明嘉靖鄞縣范欽藏書閣名。

凡編錄十三年竣事，四庫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輯簡明目錄，以便稽覽，底本仍貯翰林院內。此古今來未有之大觀也。

### 十三經注疏（日知錄）

顧炎武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①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②宋時朱、程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③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④之名始立。

①周禮、儀禮、禮記，謂之三禮，公羊、穀梁、左傳，謂之三傳。②唐刻石經於國子學，成於開平二年，凡十二經，即九經及孝經、論語、爾雅。③大學、中庸皆禮記篇名。④易、詩、書、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

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①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

范寧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①易繫辭。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仝等重加雘校，以備刊刻，從之。」①

①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助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楊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

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劼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穴，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

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 萬斯同石經考（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石經一字、三字<sup>①</sup>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考定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旣確不可易矣。季野<sup>②</sup>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sup>③</sup>得于目睹，必不誣——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梁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

① 後漢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列於太學門外，蔡邕所書，字皆隸體，是爲一字石經，其以古文、篆、隸三體並書者，爲魏正始中所立，是爲三字石經。

② 清萬斯同字季野，號石園。

③ 南朝宋范曄字蔚宗，撰後漢書。

衛恆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

堂西』矣。兩人真目睹石經，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于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隸書，不待言也。

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認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憤憤若此？

###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池北偶談）

王士禛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①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②。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

①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②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命，雖多亦奚以爲？』

葉水心①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

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

●宋葉適字正則，學者稱水心先生。

### 章句集註（陔餘叢考）

趙翼

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其名非創也。

漢藝文志：易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尚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張禹爲帝師，以上難數問，乃爲論語章句上之。後漢楊終作春秋外傳，改定章句，牟長著尚書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經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

晉灼集服虔、應劭等漢書音義，彙爲一部，名曰漢書集註。陶宏景著孝經、論語集註，崔靈恩有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此「集註」之所本也。

# 司馬遷作史年歲（廿二史劄記）

趙翼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

●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

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紬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帝聞之，以爲懷

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遷尙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

李延壽作南史、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

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爲史家最劣也。

### 班固作史年歲（廿二史劄記）

趙翼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



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探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①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②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

①漢明帝年號，②漢章帝年號。

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 五代史(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歐陽公①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意，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方合例，今乃襲用「立晉」之文，此史通②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

①歐陽修。②唐劉知幾撰。

###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退庵隨筆)

梁章鉅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絕作，不知其費十九年之功力，先採合事迹，粘爲長編，所採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復參校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恐全書浩博，端緒難行，撮錄書中要語，爲目錄三十卷。

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

不減六七百卷。」李巽巖（燾）亦稱：「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又助其事者：史記前漢書屬劉奉世，三國南北朝屬劉道原，唐五代屬范淳父，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胡三省①之注亦宏通博洽，後人偶拾其舛漏，要無傷其大體也。

①元天臺人，撰資治通鑑音注。

### 詩文以集名（陔餘叢考）

趙翼

漢藝文志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然當是時猶未有以集名書者，故志所載詩賦等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爲四部，①其四曰丁，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尙未有集之名。

①甲、乙、丙、丁。

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故隋經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書及詩賦等皆謂之集。然經籍志序云：「別集之名，漢東京之所創也，靈均①以降，屬文之士多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

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則集之名又似起於東漢；然據此則古所謂集，乃後人聚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自稱爲集也。

① 屈原。

### 引書必著出處（退庵隨筆）

梁章鉅

今人著述引書，必注明某卷，此法最善，可以杜稗販之弊，前人所不及也。余仲林①嘗言：『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之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二書，然亦不過三四條如是；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則在程大昌之前；頃閱道藏，見唐人王懸河三洞珠璣，每卷稱某書某卷，則又在江少虞之前矣。』②

① 清余蕭客字仲林。

② 宋人。

③ 原注：『四庫提要謂李匡又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匡又亦唐人也。

### 題目（陔餘叢考）

趙翼

北史念賢傳：「魏孝武行殿初成，未有題目，詔侍臣各名之，念賢擬以「圓極」，帝曰：「正與朕意同。」——題目二字，始見於此。

孔穎達尚書大禹謨正義云：「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詞。」北齊文宣帝令辛術選百官，時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譏，——此則品題之意。

### 詩筆（陔餘叢考）

趙翼

陸游筆記：「六朝人謂文爲筆，顧寧人亦引其說，不知六朝人之稱文與筆，又自有別。文心雕龍①曰：『今俗常言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韻語爲文，散行爲筆耳。」

①梁劉勰撰。

按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王書：『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

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是皆以詩、筆對言，放翁因其以詩對筆，遂疑筆即文耳。

①原注：『三孝儀，六孝威。』

然北史邢昺傳：『雜筆三十餘篇』——此專言筆也，而邢藏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邈傳：『文筆三十餘篇』——則又文與筆並言，可見文與筆自是兩種。若筆即是文，何以有專言筆者？又有兼言文筆者？則六朝所謂文、筆，當以劉勰言爲據也。

至老杜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元好問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六朝語也。

### 四聲不始於沈約（陔餘叢考）

趙翼

沈約①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②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諠之詞：「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起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

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并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

①梁武廉人，字休文，撰四聲韻譜。②宋葉夢得撰，夢得號石林。

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爲書辨之，以爲歷代衆賢，未必都闡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證。

卽與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皆齊、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沙門重公謁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 百家姓（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 一捧雪（聽雨軒筆記）

清涼道人

辛亥二月四日，於永泰村觀蓮喜班演一捧雪傳奇，因憶昔於紹興永壽堂閱遼陽劉廷璣在園雜誌所載，略敘於此。

①李元玉撰劇中略述：其懷古官太僕卿，與嚴世蕃素厚，裱裙湯勤出門下，懷古薦于世蕃，官以經歷，懷古有玉杯「一捧雪」祖傳九世，勤言於世蕃，世蕃素之，懷古以實往，世蕃不知也，轉懷古太常卿，會勤謁懷古致謝，懷古漏言，其僕其誠力諫不聽，出真者示勤，勤遂潛于世蕃，園懷古宅，索之無有，蓋誠于紛舉之際竊藏以出，懷古遂挈家遁于好友薊鎮總兵戚繼光家，勤復嗾世蕃必殺懷古而後已，跡至繼光所，其誠代職，以救其主，勤復謂其首非是，并逮繼光及懷古妾雪豔，令錦衣陸炳鞫之，勤誘雪豔嫁己，則當改供，雪豔僞許勤，勤即言懷古首是，炳乃題覆，還繼光官，勤強婚雪豔，爲所刺死，雪亦自刺，懷古子吳論戍，提



騎至吳，其師方殺庵，江右人設計令書童文鹿代戍，遂挈吳至其家。久之，世蕃被劾論斬，傳首九邊。吳成進士爲代巡，抵蕪鎮，聞殺庵言繼光殺國古，欲報宿怨，將因事誅之。繼光與辨心跡，示以「一捧雪」，且出懷古于署中，父子相見，始知僕誠代戍，於是奏聞于朝，復懷古職，雪豔，其誠皆褒贈焉。

明太倉王思質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真迹」，嚴世蕃聞而索之，思質愛惜世寶，與以摹本。世蕃之裱工湯姓者，向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贋，世蕃心銜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武進唐應德以兵部郎官奉命巡邊，嚴嵩觴應德於內閣，微有不滿思質之言，應德領之。至思質軍，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己兼兵部堂銜難之，應德怫然，遂參思質軍政廢弛，糜耗國帑累累數百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逮繫思質至京，論法棄市。後世蕃伏誅，思質之子鳳洲、麟洲預賄行刑者斷其一股，持歸熟之，以祭思質，兄弟對坐啖之。傳奇云莫懷古，蓋寓勸誠於姓名。又云以一杯之微至於殺身，則作者自言其意，情節雖略爲變更，而事實猶依稀可溯也。至玉杯名「一捧雪」者，係當時封疆大吏作苞苴以餽世蕃，籍沒之後，流轉於權貴家，廷璣會一見之，玉色純白無疵，就日視之，則其中霏霏若飄雪然，洵是尤物。傳奇蓋合二事而敷衍者也。

予謂此劇起釁雖由玉杯，而樞紐則在「遠遁」一齣，然紕漏甚矣！夫懷古身為職官，妻孥皆在原籍，普天莫非王土，挈妾逃欲何之？且方結怒於嚴，一逃則奇禍立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懷古何以昏瞽至此？至懷古方以懷寶取禍，以杯藏之戚南塘①處，而南塘不鑒前車，復以此觴巡按，巡按又因玉杯私怨，擅用尙方劍殺重臣，何其昧也！皆情理必無之事也。安得才藻如孔東塘②、洪稗村③者爲之增補其罅隙哉！

①戚繼光。

②清孔尙任字季重，號東塘，所撰傳奇桃花扇最有名。

③清洪昇字昉思，號稗村，所撰傳奇長生殿最有名。

予閱在園雜志在己卯之暮秋，光陰如駛，忽忽三十三年矣，追數曩時主賓，惟予尙在，不禁慨然！

## 雜考二

### 八王之亂(廿二史劄記)

趙翼

惠帝<sup>①</sup>時八王之亂，晉書彙敍在一卷，通鑑記事本末亦另爲一條，然頭緒繁多，覽者不易了了，今撮敍於此。

<sup>①</sup>晉惠帝。

武帝臨崩欲以汝南王亮<sup>①</sup>與皇后父楊駿同輔政，駿匿其詔，矯令亮出鎮許昌。惠帝既立，賈后擅權，殺楊駿，廢楊太后，徵亮入與衛瓘同輔政。亮與楚王瑋<sup>②</sup>不協，瑋諂於賈后，誣亮、瓘有廢立之謀，后乃使帝詔瑋殺亮、瓘，又坐瑋以矯殺亮、瓘之罪，即日殺瑋，后益肆淫，廢太子遹<sup>③</sup>，弑楊太后。

<sup>①</sup>原注：『司馬懿之子，武帝叔父。』

<sup>②</sup>原注：『武帝第五子，惠帝之弟。』

<sup>③</sup>原注：『惠帝長子，非賈后生。』

時趙王倫<sup>①</sup>在京師，素諂賈后，其嬖人孫秀說以太子之廢，人言公實與謀，宜廢后以雪此聲，倫

從之。秀又恐太子聰明，終有疑于倫，不如待后殺太子，而廢后爲太子報讎，可以立功，乃使后黨諷后，后果殺太子，倫遂矯詔與齊王問<sup>②</sup>率兵入宮，廢后，幽于金墉城，尋害之。倫自爲相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恃勢肆橫，問內懷不平，秀覺之，出問鎮許昌。倫僭位，以惠帝爲太上皇，遷于金墉。于是問及河間王容<sup>③</sup>、成都王穎<sup>④</sup>共起兵討倫，倫兵敗，其將王與廢倫斬秀，迎惠帝復位，倫尋伏誅，穎遂還鄴。

①原注：『懿第九子，惠帝之叔祖。』

②原注：『齊王攸之子，惠帝從弟。』

③原注：『司馬孚之子，惠帝從叔，時鎮長安。』

④原注：『武帝第十六子，惠帝之弟，時鎮鄴中。』

問入京，帝拜問大司馬，如宣景<sup>①</sup>輔魏故事。問大權在握，沈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稱有詔使河間王容討問，容遂上表請廢問，以成都王輔政，并檄長沙王乂爲內主。問遣兵襲乂，乂徑入宮，奉帝討斬問。

①司馬懿，司馬師。

②原注：『武帝第六子，惠帝之弟。』

容本以乂弱，問強，冀乂爲問所殺，而以殺乂之罪討之，因廢帝立穎，己爲宰相，可以專政。及乂先

殺問，其計不遂，穎亦以父在內，已不得遙執朝權，於是容遣將張方率兵與穎同向京師，帝又詔父爲大都督拒方等，連戰先勝後敗。東海王越●在京慮事不濟，與殿中將收父送金墉，父爲張方所殺。穎入京，尋還于鄴，容表穎爲皇太弟，位相國，乘輿服御及宿衛兵皆遷於鄴，朝政悉穎主之。左衛將軍陳眕不平，奉帝討穎，穎遣將石超敗帝于蕩陰，超遂以帝入於鄴。平北將軍王淩起兵討穎，穎戰敗，仍擁帝還洛陽。時容遣張方救穎，方遂挾帝及穎歸于長安。

●原注：「司馬泰之子，惠帝從叔祖。」

容廢穎，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東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駕，容又命穎統兵拒之河橋，戰敗，越兵入關，奉惠帝還洛陽，穎竄于武關，新野間，有詔捕之，爲劉輿所害，容亦單騎逃太白山，其故將迎入長安。有詔徵容爲司徒，容入京，途次爲南陽王模所殺。惠帝崩，懷帝卽位，越出討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原注：「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是爲懷帝。」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廿二史劄記）

趙翼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韋光裔爲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遂爲常制；每歲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歛，當苗方青卽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

○原注：『案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

宋之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爲之，本以利民。宋史李參傳：『參爲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之贏餘，先貸以錢，俟麥粟熟輸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此安石青

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固爲善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生耳。

至安石，則初知鄆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有利而無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歷陳其弊，乃不復言。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sup>①</sup>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決然行之。<sup>②</sup>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

<sup>①</sup>原注：『即本李參之術。』

<sup>②</sup>原注：『見蘇轍傳。』

然使聽賢吏自行於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即廣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爲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爲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箕歛』<sup>①</sup>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爲利，天下行之則又爲害者。況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

○謂苛稅也。頭會，隨民之頭數以取稅，箕斂，謂以箕收所稅之穀。史記：「頭會箕斂以供軍費。」

卽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剋扣，入則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漁利。社會聽民自爲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簽殷戶承充，於是有得錢賣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有需索饋送之弊。

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孟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也哉？

### 六出祁山（春在堂隨筆）

俞樾

考蜀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身率諸軍攻祁山，馬謖爲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此一出也。是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此再出也。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此三出也。九年，亮復出祁山，糧盡而退——此四出也。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



原，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此五出也。然則亮自出伐魏，止有五次，且惟第一次、第四次至祁山，則六出祁山非事實矣。

●蜀漢後主年號。

後主傳建興五年春，書：『丞相亮出屯漢中，』六年春，又書：『亮出攻祁山，』以亮本傳考之，此實一役，蓋以五年出，六年還也。俗傳六出，或即因後主傳書兩年而致誤耳。

### 西施隨鴟夷以終（廣陽雜記）

劉獻廷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

●唐杜牧字牧之。

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①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②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之中。

①鴟夷革囊也，吳王取子胥（伍員）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②范蠡浮海，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

### 王嬙（春在堂隨筆）

俞樾

王嬙事具正史。漢書匈奴傳：「竟寧①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死，立雕陶莫臯為復株橐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於居次。新都侯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②曰：「云者，其女名。」

①漢元帝年號。②唐顏師古注漢書。

後漢書南匈奴傳：「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

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月，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盛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闕氏。前後漢書所言止此。

至西京雜記①乃有「誅畫工」之說，所誅畫工：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不止一毛延壽也。

①書名，隋書經籍志不著撰人姓名，唐志則以爲葛洪所作。

至「馬上琵琶」實非昭君事。文選有石季倫①王明君詞一首，其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然則琵琶作樂，乃因烏孫公主而推之昭君，想當然耳；而至今流布丹青，傳之樂府，杜少陵亦有「千載琵琶」②之句矣。琴操③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年十七，獻元帝。」——此可補漢書所未及。琴操又云：「昭君吞藥而死。」——此殆如長笛賦④所云：「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非事實也。

①晉石崇字季倫。

②杜甫明妃村詩有「千載琵琶作胡語」之句。

③書名。蔡邕撰。

④馬融作。

元人馬致遠漢宮秋曲云：「明妃和親，行至黑龍江，投江而死。」——良由惜其淪落，故創此說，爲美人一洒之事，雖失真，不必辨也。

###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陔餘叢考）

趙翼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

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

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

黃巢李自成（廿二史劄記）

趙翼

流賊有適相肖者：黃巢初從王仙芝爲盜，仙芝被戮，巢始爲盜魁；李自成亦先從高迎祥爲盜，迎祥被擒，自成始爲盜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自成亦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鋒不可當，入京僭位後，逆運已滿，未幾遂一敗塗地；自成自襄、陝向京，凶威亦無敵，入京僭位後，逆運亦滿，未幾亦一敗塗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謠有「逢儒則肉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捨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於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至河南，賊將誤殺一縣令，或告曰：「此舉人也，」羣駭而去，其相似四也。巢入長安，令唐官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俱舊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仍舊，其相似五也。豈賊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

又巢敗奔狼虎谷，爲林言所斬，事見唐書及通鑑，而小說家謂巢實未死，後爲僧於嵩、洛間，自題

其像，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自成竄九宮山，爲村民擊死，事見明史，而論者謂其部兵尙有數十萬，何至斃於村民之手？遂亦有傳其爲僧於武當者。此二賊先後事迹何適相肖也？

### 宋江方臘（春在堂隨筆）

俞樾

宋江事見張叔夜傳①。『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是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

①見宋史。

方臘事見童貫傳①云：『方臘者，睦州青谿人也，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藉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②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蘭谿靈山

賊朱言、吳邦、剡縣讎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徽宗始大驚，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以東。三年四月，生禽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人。」

①見宋史。

②宋徽宗好珍玩，頗喜花石，蔡京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後歲增加，軸牘相沿於淮、汴，號花石綱，命朱勔領其事。

又韓世忠傳：「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谿峒，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是禽方臘者，韓世忠也。乃生前既爲辛興宗冒功，而數年後稗官演說又歸之於武松，抑何靳王之不幸也！

①見宋史。

惟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谿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至卒。」是赦宋江以討方臘，侯蒙有此議，而實未之行，小說家卽本此附會耳。

●見宋史。

又宋江原止三十六人，周公謹●載其名於癸丑雜誌云：『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今小說家以三十六人爲天罡，又增益地煞七十二人，而此三十六人中，晁蓋不與焉，李英訛爲李應，皆非其真也。

●宋周密。

明郎仁寶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昨於舊書肆中得鈔本錄鬼簿，乃元人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知原亦有本，因而增成之也。

貂蟬（春在堂隨筆）

俞樾

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初無婦人與其事，惟後漢書呂布傳曰：『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常小失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



益不自安。」——然則俗傳鳳儀擲戟事固出有因而所謂貂蟬者，即因婢事而附會成之也。

後漢書董卓傳：「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此少妻當別一人，非即呂布所通之傅婢也。

至呂布妻不詳何人，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又云：「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濶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又曰：「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是布固惟婦言是用，然不知妻爲誰氏也。

①漢獻帝年號。②曹操。

又關雲長傳注引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雲長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雲長心不自安。」——據此，則

呂布妻必美，且又牽涉關公，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事，即因此附會也。

### 喫菜事魔（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向讀沈繼祖<sup>①</sup>劾朱文公<sup>②</sup>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sup>③</sup>繫年要錄載紹興<sup>④</sup>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

<sup>①</sup>宋人，字世卿。

<sup>②</sup>宋朱熹諱文。

<sup>③</sup>宋人，字微之。

<sup>④</sup>南宋高宗年號。

「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sup>①</sup>以前，法禁尙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閒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

<sup>①</sup>宋人，宣和二年起爲亂，聚衆至數萬。

「臣聞「事魔」者，每鄉、每邨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邨姓氏名字，相與詛盟爲魔之黨，凡事魔者，不食肉，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

「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喻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

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搔擾生事。

乃知「喫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

### 天師（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天師」之稱，始見於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為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米道」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為「天師」。

①後漢末，張陵客蜀，造作道書惑眾，從受道者出五斗米，當時謂之「五斗米道」。

水經注：沔水篇云：「澆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

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璠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忘之稱，始登正史。」

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

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 江西（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況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和）、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淝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豫謂豫章，即江西省。

### 山東（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秦都關中，以六國爲山東。賈誼謂：『秦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云：『山東豪俊，竝起而亡秦族矣，』是也。漢書：『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亦泛指函關以東，非今所稱山東也。

然漢時亦有稱齊魯爲山東者，如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州爲濟南都尉，」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間，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尙書以教，』——則齊魯之號山東，非無因矣。

### 江南（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史記貨殖傳：『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項羽本紀：『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

### 四川（日知錄）

顧炎武

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

### 連枷（陔餘叢考）

趙翼

農家登麥，必用連枷擊之。按國語：「管仲對桓公曰：『農之用耒、耜、枷、芟，』韋昭註：「枷，拂也，所以擊草也。」——則三代已有之。

癸辛雜識引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西載銍，北載拂。」師古註：「拂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此連枷之見於書傳者也。然云擊治禾，而周密亦謂打稻用之，是古人專以爲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麥，而打稻罕有用者。

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上所製鈹連枷，詔藏之祕府。又狄武襄①亦以鈹連枷破儂智高，則并用之爲兵器矣。

①宋狄青諡武襄。

### 不倒翁（陔餘叢考）

趙翼

兒童嬉戲有不倒翁，糊紙作醉漢狀，虛其中而實其底，雖按捺旋轉，不倒也。吳偉業①集中有詩。考之撫言②，則唐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勸酒具也。

①明太倉人，號梅村，崇禎進士，明亡退居林下，有司力迫入都，累官國子祭酒，著書頗多，尤長於詩。②書名，五代梁定保撰。

盧汪①連舉不第，賦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舉杯，頗有意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爲之作歌。』按此，則其形製與今所謂不倒翁者正相似，特其名不同耳。

①唐人。



## 雜考三

生口（陔餘叢話）

趙翼

「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蘇武傳：「李陵爲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邊者皆單于威子角所爲。」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

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類爲「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嘏常與人共買「生口」，各種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嘏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爲「生口」，三國時已有此語矣。

扯（陔餘叢考）

趙翼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書無此字。宋史杜紘傳：「伴夏國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紘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 鑽（陔餘叢考）

趙翼

世謂夤緣干進者爲「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云：「不敢包裹「鑽」權倖。」王安石秉政，鄧綰、李正、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同時擢用，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傳：「劉安世劾子韶在「十鑽」內，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也。呂公著①作相，務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談禪者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古寺，冀邂逅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葦航紀談：「嘉定②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者皆改官，獨顏子不得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③方勺治宅編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

①宋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務一切持正。

②宋寧宗年號。

③論語有「回也不改其樂」。

「鑽燧改火」「鑽之彌堅」之語，此係借用作戲言。

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 騾馬驢馬驘馬（陔餘叢話）

趙翼

俗以牝馬爲「騾馬」，非「騾」字也。輟耕錄謂「課馬」之誤。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是「騾馬」應作「課馬」也。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呼牝馬爲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飼以芻豆，故云。」然則唐以前本呼牝馬爲草馬，及牧監設課，後遂呼「課馬」，後人又易以馬旁，而爲「騾馬」耳。

牡馬之去腎者曰「驢馬」。五代史作「扇馬」。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曰：「王登極後，必盡去之，卽「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平王，王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尙不皆「扇」也。

不鞍而騎曰「驢馬」。明史：「常遇春夜襲擴廓於太原，擴廓出不意，不及鞍，乃乘「驢馬」以

十八騎遁去。」——此「驛馬」之見於正史者也。古時則曰「誕馬。」魏書：「王瓊見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註：「不施鞍轡曰誕也。」

### 數日用多筆字（陔餘叢考）

趙翼

陸容菽園雜記「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尚書開濟，因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易竄改故耳。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洪容齋亦謂「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陌」亦然，——可見多筆字宋已用之。且不特此也，古書「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意本同。鳴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則「其儀一分。」表記：「節以壹惠」注云：「聲譽雖有衆多，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孟子：「市價不貳。」趙岐云：「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二」與「貳」通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亦用大「壹」字。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音三。」周禮：「設其參。」註謂：「鄉三人，」則「三」與「參」通也。

①明人洪武初累官刑部尙書。②詩鳩鳩篇之序也。③禮記表記。④易篇名。

又宋人袁文云：『十千爲万，乃万字也，至万字則蠹也，二字義本各別，惟錢穀之數懼有改移，故「万」借作「萬」字耳，然詩書中如「萬方有罪」「萬福攸同」之類，』左傳：『萬盈數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萬」。漢書項籍傳贊引賈誼過秦論「起阡陌之中」，史記作「千百」，則「千」「百」與「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監中，東錢以八十爲陌，西錢以七十爲陌，沈括云：『謂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與「伍」也。』

合而觀之，則數目用多筆字，自古已然，菽園謂始於開濟者非也。

至「卅」、「卅」、「卅」字，或以爲俗書省文，按說文云：『卅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是「卅」、「卅」、「卅」正古文也。國語：『行玉卅穀，』正作「卅」字。史記載秦始皇碑：『皇帝臨御二十有六年，』洪容齋謂應作卅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遷易爲二十有六年，故獨此一句成五字耳。

由此類推，往往有流俗指爲俗書而其實係本字者，如「禮」字、「廼」字、「与」字，許叔重●

釋「礼」字云：「古文。」釋「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釋「与」字云：「賜予也，与與通。」然則今所謂俗字，乃正文也。又如「棄」之爲「弃」，「饑」之爲「飢」，「煙」之爲「烟」，「棋」之爲「碁」，「棲」之爲「栖」，「筍」之爲「笋」，「箇」之爲「个」，亦正文也。

①許慎。

至有實係俗書不可用者，宋景文筆記云：「後魏、北齊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辨」，「文字」爲「學」之類，隋有柳讐，則又因「巧言」而訛爲「詈」矣。——此則真俗書也。時俗數目字，文有故爲省筆以便書寫者，貢父詩話謂：「今以萬爲万，以千爲丿，人人能道之也。」然則以千爲丿，宋人已如此矣，至貢父以万爲俗字，則失考。

點心（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今以午前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倓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爲卿設點心。」

「攻乎異端」(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攻乎異端」①何晏②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

①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②魏何晏注論語，作集解。

孫奕①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②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③之義亦同，然任昉④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前人已是有是言矣。

①宋人，字景山。

②唐韓愈。

③論語：「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④南朝梁人，字彥昇。

「和其顏色」(讀書雜誌)

王念孫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

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謚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

①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封於薛，相齊。②見戰國策齊策。

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其顏色」高注①曰：「『知』猶發也。」念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為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為之動也，故下文曰：「謚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蓋惟其急人之急，故顏色為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矣。

①後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及戰國策淮南子。

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  
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①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曰：「見



於形容，知於顏色；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並與此意同。

①晉杜預注左傳。②即淮南子。

「王曰不敢」「王曰不能」（讀書雜誌）

王念孫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①

①見戰國策魏策。

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答，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而魏王答平

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答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實而述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答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①正與此同也。

①論語：「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答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

留侯世家：「張良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

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者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答，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

「翱翔」（讀書雜誌）

王念孫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蠹適足以翱翔。」<sup>①</sup>

①見淮南子內篇第二。

高注曰：「蟲蠹微細，故翱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翱翔」當作「適足以翺」，「高」注「翺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翺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翺，小飛也。」原道篇①曰：「歧

行、喙息、蠖飛、蠕動，「蠖」與「翾」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翾」字言之。若「翾翾」則爲鳥高飛之貌，蟲蟲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翾翾」也。又下文「雖欲翾翾」高注曰：「「翾翾」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翾」，直刺不動曰「翾」。」而此注不釋「翾翾」之意，則正文本無「翾翾」二字明矣。

○淮南子篇名。

隸書「翾」字或作「翾」，形與「翾」相近，故「翾」誤爲「翾」，後人不知「翾」爲「翾」之誤，因妄加「翾」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蟲蟲適足以翾」。

○類書，唐歐陽詢等撰。

「期期」(讀書雜誌)

王念孫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①周昌漢沛人，封汾陰侯，口吃；高祖欲廢太子，昌盛怒曰：「臣期期知其不可。」②見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

師古①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②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

①唐師古注漢書。②宋劉攽撰東漢刊誤。

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①訓「綦」爲「近」尤非。

①元胡三省撰資治通鑑音注。

## 附錄

作者事略（有可考者，有不易考者，故詳略不同，以初見於本編之先後爲次。）

楮人穫

康熙間長洲人，字學稼，有讀史隨筆堅瓠集。

梁紹壬

錢唐人，字應來，號普竹，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有兩般秋雨盦隨筆及詩集。

陸以活

桐縣人，字定圃，號敬安，道光進士，官杭州教授，以母老乞歸，有冷廬雜識。

王士禎

新城人，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後人避世宗諱，改稱

士正，乾隆中賜名士禎，諡文簡。士禎以詩鳴海內，人稱一代正宗，其歷官政績，生平風節，多可傳者，然

皆爲詩名所掩，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等數十種。

清涼道人

姓徐，道光時德清人，自號清涼道人。

阮葵生

江蘇山陽人，字寶成，號厝山，乾隆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治獄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

有茶餘客話，記前型搜逸事，考證典物，多有未經人道者；又有七錄齋集。

阮元 儀徵人，字伯元，號芸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粵設學海堂，在浙設詒經精舍，又校刊十三經注疏，彙刻學海堂經解等書，以餉學者，所著曰孽經石集，卒諡文達。

黃鈞宰 咸同間人。

陳其元 海寧人，字子莊，官至江蘇道員，歷宰繁劇，所至有聲，著有庸閒齋筆記。

葉廷培 吳縣人，字調生，諸生，志趣高淡，年七十，劬學不衰，同治初，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有吹網

錄、鷗陂漁話、同人詩略。

錢泳 金匱人，字梅溪，官府經歷，工八法，尤精隸古，兼長詩畫，有說文集小錄、守望新書、履園金

石目、述德編、登樓雜記、梅花溪詩鈔、蘭林集。

劉獻廷 大興人，字君賢，一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其學自象緯、律曆、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

及岐黃、釋道家言，無不窮究，尤精於輿地音韻，以布衣游名公間，萬斯同最心折之，引參明史館事，後寓居吳江，卒，有廣陽雜記。

趙翼 陽湖人，字耘松，一字雲松，號甌北，乾隆進士，殿試第三，授編修，累官貴西道，性倜儻，才調縱橫，初以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進奏文字頃刻千百言，又佐兩廣總督李侍堯幕，臺灣之平，籌畫爲多，告歸後，主講安定書院，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尤精史學，卒年八十有八，有廿二史劄記、武功記盛、陔餘叢考、甌北詩集、簷曝雜記、十家詩話。

陳康祺 同治時鄞縣人，官刑部郎中。

薛福成 無錫人，字叔耘，一字庸齋，講求經世之學，善古文，光緒間以副貢參會國藩、李鴻章幕府，旋擢卿寺，出使英、法、意、比諸國，歸陞右副都御史，有庸齋全集。

毛祥麟 上海人，字端文，號對山，監生，官浙江候補鹽大使，工詩、畫，精醫，著述甚富，有三略類編、史乘探珠、墨餘錄，亦可居吟草、對山三話。

鈕琇 吳江人，字玉樵，貢生，康熙時知高明縣，博雅多聞，所著觚賸記明末清初雜事，幽豔悽動，有唐人小說之遺，詩亦變風之流，有臨野堂集。

顧鐵卿 嘉道間，吳縣人。



王韜 長州人，字紫銓，號仲弢，晚號天南逸叟，官粵省，以偏袒太平軍去職，遠適重洋，同治間歸自泰西，主講上海格致書院，能詩，工駢文，有弢園文集、普法戰紀、瀛壖雜誌、淞隱漫錄、鸞牖餘談。

梁章鉅 福建常樂人，字闕中，又字茝林，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嘗五任蘇撫，於江蘇地方利弊，了然胸中，用人理財，獨持大體，有經塵、夏小正通釋、論語孟子三國志旁證、清書錄、稱謂錄、金石書畫題跋、浪跡叢談等共七十餘種。

納蘭性德 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明珠子，初名成德，字容若，故世多稱爲成容若，康熙進士，官侍衛，愛才好客，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刻爲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餘卷，精鑒藏，善書能詩，尤工倚聲，所著飲水側帽詞，清新秀雋，海內善爲詞者皆歸之，卒年三十有一，有通志堂集、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刪補、大學集義粹言。

田雯 德州人，字綸霞，又字紫綸，自號山蘊子，晚號蒙齋，康熙進士，累官工部郎中，督學江南，力崇古學，每按試，屏絕供張，自市蔬菜脫粟以食，遠近稱之，歷戶部侍郎，致仕，雯記誦宏博，詩文皆組織繁富，煅煉刻苦，自成一家，有山蘊詩選、古歡堂集、黔書、長河志、籍考。

顧炎武 明末崑山人，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屏居山中，潛心經史，入清不仕，周遊四方，以書自隨，後卒於華陰，其學以朱子爲主，而長於考證，著述甚多，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終身精詣之書。

錢大昕 嘉定人，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乾隆進士，官至少詹事，以父喪歸，不復出，博通羣籍，所著曰潛研堂集，其廿二史考異、養新錄、三史拾遺、元史藝文志等書尤有名。

徐錫麟 嘉道間吳縣人。

俞樾 德清人，字蔭甫，號曲園，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僑居蘇州，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自少至老，著述不倦，主講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爲一時樸學之宗，光緒末卒，年八十有六，著有春在堂全集凡五百餘卷。

王念孫 高郵人，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乾隆進士，官至永定河道，居官廉正，不受請託，畢生以著述自娛，通聲音訓詁之學，撰廣雅疏證，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又正古書之誤，作讀書雜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F二七八七

港

中學國文補充  
古今名人筆記選 一册  
讀本

(84821)

本書實價國幣伍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五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選註者

陳玗琦

主編者

丁雲岫  
王雲岫  
張寄岫

發行人

王長沙  
雲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國立中央圖書館



0618817

